



10065

金華文徵卷之十四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倬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疏

薦合浦太守孟嘗疏

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

金華文徵卷之十四

疏

一

薦合

郡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繁朱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

評 如珪如璋



臣聞范仲淹有云天下有二黨一日危言危行一日
遜言遜行天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
欲致君於無過耳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苟合逢
迎天下豈有不亂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
污官尊則持祿保寵位下則便文自營曾不爲陛下
思祖宗二百年一統基業失之可恤也亦不爲陛下
思父母兄弟與后妃天眷蒙塵沙漠翹望救援也又
不爲陛下思祖宗園陵寢廟爲賊所據今年寒食節
未有祭享之地也又不爲陛下思京師天下根本宗
金華文徵卷之十四 疏 一 上高一

廟朝廷百官有司倉廩儼然如舊將成棄置也又不

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東京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

靈遭罹劫掠殘破之苦也朝暮進言但思泛舟冒險

南幸湖外耳此奸雅之謀也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

爲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於變興大計不復仰

贊也於呼遜言遜行之黨推天下于亂乃至於此孔

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此類也臣夙夜痛心

瀝竭愚衷爲陛下保護京城上請回鑾至十餘疏而

知危言危行雖衆所不容猶不能自己也陛下若不

早回九重則天下何有定止哉臣不勝痛忿激切雨

讀天聽

評 公諸疏無一不宜存而此僅裁一二然天壤
間日星河岳何一非公忠義之所噴薄耶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藏

三

上高二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
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爲念乃
以賊虜誕謾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
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
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
妄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
不勝憤恨然茲非賊虜之能也皆由亡誠實之士鼓
唱驕逸率以歛跡逃避曲辱不耻爲智爲勇耳萬一
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奏疏

四

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
更不當顧藉直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
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
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
俾賊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
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畧有拒抗語但詭譎爲誠實
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沉鷺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
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
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卽將前主
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一舒快自後

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耻激厲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勦絕以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奸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爲非遂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奸邪與賊虜爲他日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本主棄河東河西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畧不顧恤比賊虜遣奸狡小醜假作使僞楚爲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諫如是因納諫與畱守范納乞收賊虜奉使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四

奏疏

五

建炎

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寬之心俾肯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賊虜情欸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訐謨如是之薄臣願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鑿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奸邪之臣尚狙和議皇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撲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

瘴烟遠惡之地以快奸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
之至臣藉藁闕下以俟誅戮

評 徽欽之變率土同仇汪黃諸賊罪不勝誅公

此疏當與日月並懸霄漢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奏疏

六

建炎



此疏當與日月並懸霄漢
汪黃諸賊罪不勝誅公
此疏當與日月並懸霄漢

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人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卑少也嗚呼甚高之論詎可聽哉大不觀時小不揆事辯博之說縱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常若玉卮之無當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未爲過也雖然文帝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論而雅意欲其卑乎此不爲過夫高之與卑不相侔矣高雖不可縱卑固不可溺天下之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七

論治

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靡流弊不勝言其失視甚高論者猶不啻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縱爲甚高下不溺於太卑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趨向則亦何患乎言之難聽難入哉故臣常謂論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於恕論治道歸於平者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害則陋而已矣今恐務虛名者不得成貪奇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夸以所難相靡而無實曷若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之道敦本節用脩禮正名未起者加正未備者加飭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內治而外自實如是則所以求

治道者不其平乎。至若廢紀綱而不脩蕩名節而不勵。謂爲遠而不肯行。謂爲重而不復舉。茲又人君之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非爲以小人間君子也。以小人間君子則雜而已矣。今恐臯夔不可以世有。稷契不可以輩得。與其捨近慕遠。異世而須十。曷若磨礪砥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效知無不及之事。陳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待人材者不其恕乎。至若倚忠爲奸盜名欺世無能爲而可以害吾之有爲。託能言而有以搖吾之國是者。茲又人君之所當去。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八

論治

也。論治道歸於平。論人材歸於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趨向者。惜乎文帝獨不以是而要釋之耶。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廓山藪包含之量。謂祖宗率皆疏通耳目。容納臺諫。故卽位以來。加惠言事之官。雖衆智畢陳。未必有裨于萬一。而開懷屈意。舜禹不能進。持此以濟中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資。誤蒙器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考之歷古。其能隨事啓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餘。非高而誕。謾適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足以廣上之心志。故其說常齟齬而不合。區區淺陋之愚。尚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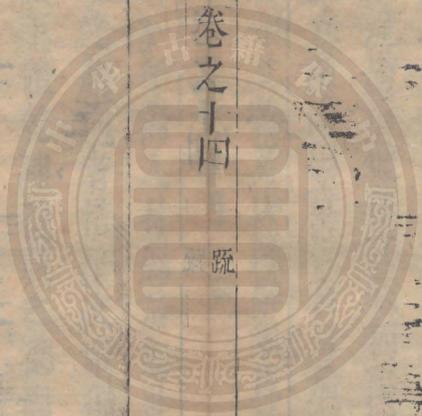
幾于犬馬之自竭乞憐而赦之
評 名言名畫所謂有用之學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四

既

九

論治三



不降我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已就和今在廷
侍從慶諫官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
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戎虜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于
屈已之言則臣子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間
關臨海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虜爭者非
癡癡意又況虜遣使休兵我何辭曰用兵虜曰通和
我何辭曰立敵虜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
聽其其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十

諫議一

已者然陛下詔群臣以屈已則臣所未詳夫屈已之
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繒者有割
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爲宗社下爲生靈不得
已而爲之今國家之于金虜土地爲其所據金繒子
女爲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嘗自貶而臣稱之屈已至
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
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爲親屈此孝也安能使
天下皆忘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
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戴有如虜使狂悖過一縣
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

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于三軍士卒之情亦卽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爲信試呼一二大將問之彼不至爲鄙瓊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強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貽愕相顧觸藩而返則結仇造怨益不淺淺曷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責大國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十一

諫議二

之責弗辱顧憐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悔禍末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厲將士謹脩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脩甲寅之役臣恐虜人便不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下如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令各以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誠開心諉之曰強虜邀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虜再封一函紙又甚于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卽有邊陲之徼孰爲吾當之彼如慷慨垂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爲可觀之文直

以存亡禍福之幾係于今日者爲陛下言其梗槩愚
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

一評 語語刺入痛處此萬不失一之論何當時置
不用可爲痛哭流涕者此也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十二

疏



不用可爲痛哭流涕者此也

語語刺入痛處此萬不失一之論何當時置

不用可爲痛哭流涕者此也

語語刺入痛處此萬不失一之論何當時置

說者謂有陽而無陰不可以成歲功有德而無刑不可以成政事臣常惑之今試使一人持刻薄之說勸人主爲苛察之政則有識者必指爲法家者流是欲置天下於澆疵怨謗之地不可聽也又使一人持寬大之說勸人主爲姑息之政則有識者必指爲敗法之人是欲置天下於委靡不振之域亦不可聽也臣反覆計慮而後得其說蓋寬仁者人主之道持法者臣下之識二者不可易也人主與天地同德惟高明博厚然後公公私私有生能言之類各足其欲至於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十三

論守一

百官有司則法之所在猶四時之氣推行造化可生則生可長則長可肅則肅可殺則殺予之問不可有毫釐之謬惟使生育之恩歸於上法度之章謹於下四海之內戴君父之德而畏有司之嚴然後朝廷尊而政事修矣恭惟祖宗以愷悌之風蕩五代之毒整陛下以澤潤之德救百六之塗炭累聖相承前後一軌大君之道咸不約而得之考其忠厚之極則無如仁宗皇帝之時慈惠之氣盎然如春風者幾五十載覆載之功不爲不大然所謂法度者未嘗弛也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有人犯一非義則隄守必劾監司

必按臺諫必言以至一官資之予奪一刑名之輕重
一錢穀之出入有司各守其法以爭之不得於法雖
力疆勢重不敢有微幸之望小大同心共以身任之
而不顧天下惟見人主簡易優游坐收寬仁之名而
天下亦無敢爲非者此祖宗與三代治古之道也至
陛下臨御以來寬仁愛物之心於古有光而臣下持
法之心頗與古異大率有司皆不肯以身任怨責縣
有罪罷守不敢劾留以俟監司守有過監司不敢按
留以俟臺諫某事於法不可行也罷猶問於監司監
司問六部六部問朝廷朝廷作聖旨罷之某事於法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十四 論守二

不可得也罷猶請於監司監司請六部六部請朝廷
朝廷作聖旨奪之積日累月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
而百官有司無一拂戾人情者苛察之怨日漸歸於
上姑息之恩各欲歸於已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
諸葛孔明曰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
慢是故吾繩之以法法行則知恩善乎其能行也蓋
法者百王相授之具上下守之而皆出於無心惟使
寬宥曠蕩之澤時出於人主則天下皆若履秋霜之
嚴而知有春陽之暖豈不偉歟臯陶爲士將殺人堯
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夫臯陶豈不知將順之美

國所恃以立者民也。衛民而安者兵也。今天下之民
憔悴困苦類欲無生。天下之兵饑窮羸弱動皆窟
爲陛下治其民者率皆貪吏。統其兵者莫非債帥。郡
守食人毒民之極證。王人被戕剝下之寄變。此何景
也。內外文武之臣皇皇焉。惟知殖私奉賄以媒進朝
貢。暮召矜得成風。總天下之征誅而肆出無藝。殫天
下膏血而忍于不仁。昔竊公帑。今奪民產。昔盜軍儲。
今鈎虜貨。職爲臣子而忍至是邪。三邊倣擾若民與
兵斃于虜寇者動以萬計。殘于叛卒者無慮數十郡。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畧

十六

軍國一

淮民奔迸輒禁渡涉棲困江干。雖被吉拯濟弗顧。若
是者非有所恃其敢有所忍哉。開禧姦臣顛政臣嘗
有兩語曰。廟堂爲交易之地。臺榭爲囊橐之所。是時
四方視朝廷蔑如也。厥今元勳大帥挾忍逞悍。偃然
有玩侮專擅之意。歸附黜將賞不屑受。令不率稟私
戮弗告。外交弗聞。跨處兩間。恃勢爲決。其輕朝廷無
君上無異曩時。此無他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
不欲雖賞之不竊。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聖賢之語
若端爲今日設者。每日蜀不安矣。山東拓復十數郡
矣。殘虜垂斃。與我爲敵者萬一非今日比。天下大物

也。今如不係之舟，置之渺茫浩蕩之中，風濤上下，洶
洶盜賊左右，縱橫而舟中之人，方且所金珠競攫，
錦漫不知舟舵之省，弓矢之禦，彼其正事施奪，召
釁買禍，如蛾赴火，如魚遊釜，而身而家奚卹。如天下
何孟軻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然中原苦殊虜如
墜塗炭，畏強戰如畏虎狼，望仁義之師如饑渴之須
飲，食苟中國之政率正矣，則歸者如布英豪，誰敢不
服其機，一轉手間耳。願明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
憂家之慮，憂國斥逐邪佞，親邇忠直，守廉隅者臨民
閱詩書者總戎，以弭汚虐之風，以係軍民之心，以消
積薪墜臍無及。

評 今古炯鑒不僅作文字觀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畧

十七

軍國三

疏畧

見宋史

宋葛

洪

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爲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拊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掎克之禁。蠲營運之逋。其儆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權廩。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于拊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黜試之。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十八

畧一

法申階級之令。其儆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爲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驕橫。類難役使。于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脩造戰艦。究其實則飭舊爲新而已。爾自謂樽節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剝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緘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摩厲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

評

大臣之言前數語更堪龜鑑

臣庠序書生蒙被教育。自擊時艱。情激愚懦。由位言事。陛下容之。又矣。臣曩者嘗言。下大全誤國。欺君之罪。陛下卽與見之。施行。今有罪浮于下大全者。固宜上激天變。彗由柳宿。明詔賜頒。俾大小之臣。悉意陳言。是又臣得以盡言之秋也。臣伏讀明詔。有曰。朝政或闕。遺歎吏治。或湮鬱歎民生。或寡遂歎獄訟。或繁寃歎倉暴。或肆毒歎臣有以仰見陛下敬畏天戒。勤恤民隱。博採人言。此成湯六事。自責之旨也。此宣王雲漢遇災而懼之之心也。此宋公一言。榮或退舍之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十九

劾賈一

幾也。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陛下知致此星變者。五事而不知致此五事之弊者。賈似道也。似道雖曰戚畹。瑣嫻其實。市井浮薄。冒領方面。僥倖成功。歸相五年。欺天罔上。驕恣日甚。措置乖踈。其背理傷道。不可悉數。如明詔五事。臣姑得以歷言其罪。陛下試垂聽焉。朝廷之政。總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朝政。爲何如哉。兵者國之爪牙。而老弱不與。沙汰財者國之命脉。而折閱不與。稱提人材者國之元氣。而召者未必。至至者未必用。此皆國之大政。大臣之所當留意者。不此之圖。乃纖悉細故。與民爭利。以都司之職。而操

僧之權以專使之遺而奪商賈之利。百姓相與蹙額。識者爲之寒心。似道方且誇誦功能。粉飾時事。人之可欺。天可欺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實有以致之也。群吏之治任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吏治爲何如哉。縣宰膺百里之寄。誰爲中牟。令郡守當千里之責。誰爲渤海。守監司握一道之權。誰爲福星之子。駿此其遠而在外者。固不免于物議。舉凡縉紳之間。猶多不滿人意者。給舍職在封駁。自有以言限田去者。今則類以奉承爲能。臺諫職在彈劾。自有以言闕宦去者。今則類以緘默爲尚。卿大夫有言戚里言大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九

二十

勅三

臣者莫不相繼斥去。今則氣習闕茸。師帥成風。居都曹者一意于逢迎。掌成均者例務于錮制。持從橐者惟巧于阿附。吏治廢弛。伊誰之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實有以致之也。民生邦本之所係。旣困于庚子之饑。又困于丁未之旱。又困于己未庚申之兵。民不聊生。莫其此時。勞來安集。猶恐弗旣。詎忍于凋瘵之後。而行病民之政乎。限買民田。圖免和糴。欲公私之兩便也。始之和買。給告牒而窮其價。民之怨已深。繼之換易。取膏腴而抑其直。民之怨滋甚。管莊者利贏餘而多取斛。佃承佃者懼虛取而不免竄身。分司創置。

吏卒旁午。並緣爲奸。雞犬不寧。不惟鬻田者被其害。佃田者被其擾。雖與公田了無相關者。亦不得以寧。居民怨至此。而極竊恐。一二年後。上戶爲中戶。中戶爲下戶。下戶胥而爲盜賊。公田貽害。甚于和糴。民生之寡。遂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獄訟民命之所關。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非有大不得已者。誰忍置身于獄訟之庭。今之典獄者。貿易是非。顛倒曲直。揮通神之資。則生可致。殺挾炙手之勢。則死可致。生錄囚有使視讞。三上者。同一仁恤。吏奸叵測。先時而決者有之。易地而藏者

有之。倖恩而原者有之。州縣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監司監司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臺省祖宗之法。正欲使天下無冤民也。今似道乃建議不許翻訴。改送詭造白劄。欺軋平民。獄訟之繁。冤若此。彗星之所以致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貪暴生靈之巨蠹。似道實貪暴之尤者也。一種惡類。盤錯中外。非其博徒。則其狎友。或以奇巧而結交。或以貨寶而媒進。姻婭小子。濫典輔畿。溪壑無厭。羅織肆行。遂激常山之紛擾。昏庸老饕。司牧廣郡。囊橐自豐。掎克不恤。遂致容寇之鴟張。不特此也。名藩巨郡。貪暴實繁。苞苴夤緣。終

身不改。民之忿怨何止衢巷。其不相延而起者幾希。邇者舉行家法。戒貪有詔。而貪暴曾不少戢。誠以似道乃貪暴之根。此根不除。雖日下詔。昔月頒國法。亦無益也。貪暴之肆毒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古者三公職在燮理牛喘末節也。而丙吉猶慮陰陽之舛。矧彗星如是之昭灼乎。比者嘉禾枯木之瑞。似道哆然表賀。陛下嘗賡歌以賜。似道不知今日之星變。似道果何辭以謝陛下。陛下亦盍以五事責之。似道可也。臣拜觀國史。元豐三年有彗星之變。詔求直言。時王安禮上疏曰。大臣不察主上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二二二

劾買四

惠養元元意。用力痺于溝瘠。取利寃于園夫。殆有以召天變者。上嘉嘆之。宰相王珪必欲條奏。所以上怒曰。大臣當宣導下情。不應阻格人言。以壅蔽人主。臣伏讀至此。未常不嘉安禮之能直言。而美神宗之能受直言也。臣陳言未必如安禮。而陛下明詔責躬。實神宗家法也。然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臣欲乞陛下時發睿斷。黜退似道。明正典刑。諸所繆戾。悉與改正。以謝天下。以回天意。五日之內。彗星不滅。則臣甘受瞽聖欺天之罪。否則弊政不除。妖星不去。除舊布新。天意或者有在。此時雖食似道之肉。亦無救也。臣直爲

此凜凜也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評 以書生斥權奸其筆端可追朱雲之笏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二三

劾賈五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脩德而已君德既脩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于法天道莫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二四

法天一

急于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脩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成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于君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

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冀得
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
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
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
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陛下建國
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
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
以聞陛下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評 此萬世治天下之法也在當時疏此培我

明元氣多矣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二五

諫分祀四郊疏

明章 拯

嘉靖九年二月初十日

臣

欽領

制勅一道後二日

又領禮部刊布

勅諭一道伏讀

勅旨皆俾群臣

上言大祀之禮夫禮書雜出于漢儒固難信也大祀

更定于

聖祖尤難言也

聖諭所及上下之分陰

陽之義先儒正大之言俗儒牽繞之論固已詳盡夫

復何言伏念

聖主虛已下問固將博采衆論也

臣

敢不披肝瀝胆推原禮意爲

陛下陳之禮稱天子

祭天地天尊地卑定分不易天施地生相合而成歲

功王者位乎兩間以爲億兆生靈主歲有祈報或有

合華文徵

疏

卷之十四

二六

事而告分而祭之其經也合而祭之其權也故燔柴

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豈非郊丘分祭

歟成湯請命告于上天神后宣王憂旱自郊上下奠

瘞豈非權宜合祭歟若夫舜肆類于上帝乃禋于六

宗則日月固分祀也周以郊大報天主日而配以月

則日月亦從祀矣要之禮本人情可以義起而或分

或合從其所宜此四代所以不同禮也漢唐宋郊祀

之陋分合靡常群臣雜操無足論者我

朝

聖祖

繼天立極始于鍾山之陽告祭天地合也繼從儒臣

之議效法成周建壇分祭已著爲存心之錄甫及十

年復以分祭致異合祭兆祥昭載於御製之文冬至易期每歲首嚴郊祀泰壇構殿大饗兼彷彿明堂日月星辰肆明附天居內不敢瀆祭故無專祠尊之也山川太歲諸壇附地居外復當秋祭故有專祠報之也合而分分而復合豈不以天地定位陰陽升降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分祭可也合祭亦可也分則煩合則簡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故從簡歟然此聖祖之權也非古禮之經也規制已定傳之列聖相繼遵行則固爲我朝經常之大典矣

恭惟皇上聖敬日躋智勇天錫雄才大畧固欲超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二十七

諫

三王而越五帝通神變化方將舉一世而甄陶之納諸雍熙泰和之域而聖政之大莫先于敬天法祖故舉聖祖先後之所以敬天者與群臣一一

講明之且復欲匡復初制以盡敬天之誠而亦不失其爲尊祖之意大聖人之存心固匪夷所思也然古今異宜大禮必簡古者敦誠尚質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固冬至祀天圜丘夏至禮地方澤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皆以時行無可疑者後世彌文之盛儀衛之繁出警入蹕自難頻數必欲行之與作供億之費姑置勿論每祭必齋而一日二日爲

幾能無少壅乎

聖躬克勤而文子文孫千億能無

憚煩乎孟軻氏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

聖祖

固爲萬世計矣

陛下獨不念之乎臣竊以爲是禮

也臣陛下議而存之可也舉而行之未可也臣聞

聖主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四方多災三時不務

陛下雖躬耕勸農而有司尚未舉行餓殍且至相食

民未給而乃先于神乎又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

北虜大勢窺伺邊關陛下雖遣官督儲而虜未遠

遁人懷危疑戎未振而乃急于祀乎又聞邇者泗州

石墜恐驚祖陵鳳陽地震恐驚皇陵各遣官祭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二八

謙公三

告而南都

太廟棟梁朽蠹該部亦乞大脩三者皆

非細故也

陛下銳意法古欲復初制亦嘗少念及

此乎恐未宜決于下

詔而眩于群言也臣素不習

禮狂瞽妄言不識忌諱罪當萬死然受恩深厚分當

死報其他非所知也伏乞聖明裁察臣不勝戰慄

恐懼之至

評 後段更是蓋議

劾東廠太監芮景賢疏

明章 僑

先是東廠太監芮景賢接受民人趙紀詞狀具奏追
勘誤蒙 陛下過聽不疑輒着官校將知府郭九皋
等一千人犯拏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
給事中劉濟會臣等駁言之于是景賢有分理之奏
陛下褒崇獎借侈美溢情雖古寺人披呂彊張承業
秦翰等若無出其右者使誠操持而廉慎也才識而
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 朝廷委任臣方爲得人
賀而安所庸吾喙柰何其不然只以拏官一事言之

其罪狀有六 祖宗設立東廠名爲緝事衙門京城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二九

劾東一

內外密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民詞景賢
無上事而案趙紀之狀罪一先年張銳張雄等雖當
天地昏黑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不當理則
送法司景賢權招無上威作不疑而甘出銳等下罪
二受詞誤矣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吏人事耳何必
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
出害民 英宗爲之歛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
言之時坐廠汪直也至弘治已來此風頓伏號稱我
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矣景賢奏差此輩手握

駕帖兩處拏人未免騷擾地方置 陛下有過之地

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諸侯今之所謂方面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治理效 璽書褒嘉九臬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千里外檻械之奴虜之殆賈謚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辱 朝廷名器失士大夫心

罪四會題時

臣

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此垂

繆其必千戶陶淳今而曰未嘗被其愚弄將誰欺歟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豈景賢獨不之知耶邢政主文于內陶淳行事于外彼此相煽搜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仁其寃不忠罪五近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三十

勅東三

言者上陶淳罪狀不聞景賢考之于理罪人不在臨洮永平而在蕭牆之內乃欲以身庇之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六夫此六者 朝廷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庶靜不如是也向拿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爲之訟者有說也乃今輕信一民人而便拿一官府自此開密告之門長刁惡之風興羅織之漸蒙衣冠之辱解志士之體變成法之良盡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 陛下者音有崔文今又有芮景賢矣可勝誅

哉爲景賢計聞言引咎亟請停蓋無人詞連送

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聞景賢之賢不憚改過裨
補新政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
終爲亂法之臣乞將景賢罷黜將陶淳邢政拿送法
司將郭九臯等一千人犯改付相應衙門問理速罷
差遣天下幸甚臣不勝一念憤激自知言出禍隨惟
陛下察其愚忱無使箝天下之口

評 持論侃侃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三一

勅東

臣嘗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爲忠夫苟有所見而不以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叨登甲目承事陛下以至於今徒冒寵榮曾未能少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旦猝填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更待何時是終無以爲報是爲負恩悞國天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

陛下臨馭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大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言者寧忤陛下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三二一

陳言

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

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于今爲最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嘗聞周敦頤有言

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

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

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訪
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
日舉矣迂闊之論世所厭聞惟明主擇焉其二曰
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
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
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
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
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
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
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
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惡得而不亂哉伏
望陛下以徒善爲心以聞過爲明廣開言路以作
士氣諒直者褒之許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
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
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有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
敢肆矣天下幸甚宗社幸甚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
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
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于手足無所措者凡以名不
正之故也厥係重哉陛下近日以來忽然無故自

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切嘆以爲怪事夫以陛下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胡銓所謂處小朝廷求活者臣竊實耻之伏望陛下俯垂採納謂戲無益謂臣之言有理即日削去鎮國公等項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倖嘗聞益戒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戒成王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寓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以爲何如主也近日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

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
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況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
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
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揀無及陛下
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
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
不然則亦袖手傍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
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者
獨忍使陛下馳騁蒙塵而莫之抹止也伏望陛下
下深惟往日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
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
江淮之饑散邊兵以歸卒伍斥不郤之女以各還其
家雪旣往之繆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爲
也惟聖明念之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
也謹按今之小人簞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
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
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
爲也彬本行伍庸流究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
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

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耶。伏望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

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但如彬者。陛下信之。舉朝

臣工。噤不敢言。臣亦知言出而身危矣。然臣危則

陛下安。臣亦何惜以一身報陛下哉。激切之情。惟

明主察焉。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者

天下本也。本一搖。則天下震動。未有本而搖。天下猶

金華文徵卷之十四 疏 三六 陳昱

震。况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遊觀。屢

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

布滿左右。獨不能預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

下始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上告宗廟之

靈。兼請太后之命。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

出宣付皇親勛舊。及在庭文武大臣。并翰林春坊

科道等官。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擇親賢一人。養

於官中。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

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

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
皆出臣二人之愚以爲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
此六事之中而崇聖學又其要也 臣于冒 宸嚴無
任隕越之至

評 批鱗請劍字字瀝血吐肝雖碧化九原而氣
揚千古至其陳事納忠不隨不激尤足爲告
君者模楷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三七

陳寔



臣于古正其刺事辭出本朝不將文其爲書
情 批鱗請劍字字瀝血吐肝雖碧化九原而氣
揚千古至其陳事納忠不隨不激尤足爲告
君者模楷

此六事之中而崇聖學又其要也 臣于冒 宸嚴無
任隕越之至

諫元宵燈火疏

明章

懋

翰林院編脩

臣

章懋等謹奏爲培養

聖德事成化

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

帖到于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爲上元賞翫之具

臣

等各授一帖內開烟花燈等項面貼詩讚題目

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

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

臣

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陛下所爲陛下以天縱

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三八

諫元

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方卽位之初首下溫詔

赦田租絕貢獻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

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諸人直言無隱天下

欣然以爲陛下應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

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

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

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脩

省凡此數事皆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

頌以爲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

之有也在昔者旣皆陛下所不爲則烟火之事

臣

等又決知陛下之不樂于此也。今日之舉或者以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觀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竒玩好法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哉！況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三九

諫元二

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

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于

君上，若不取法于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數語以爲之比，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

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聖明，發身

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又授今職，感冒國

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由學阿世，無以

補報于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

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

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

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

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

敢以是妄陳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

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

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

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

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四十 諫元三

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

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于耳則凡侈靡之聲皆

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

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

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

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于此一事厭常喜新之

念典則他日之甚于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

故而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于德而舜則止之

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

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于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臣等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知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于此哉。陛下深恩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爲沽矯，不以^臣等爲迂濶，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爲出于尋常，萬萬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四一

諫元四

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

以聞

評 愛君防漸最得法與交用之體

臣竊惟今日之事莫大于邊防二年之間屢奉聖諭憂思虜患惻若恫瘝聞者莫不感動昨復奉旨行取都督魯經軍門聽用以爲先事之備聞者又莫不嗟嘆私相告曰我皇上深居九重而念切邊陲如此吾屬今年可無憂矣然臣猶有慮焉邇者集議邊事凡兵食諸策皆已詳盡獨捍衛一事猶未之及臣恐兵食雖足士馬雖強而臨陣終不能當虜衝亦徒勞而無功也何也蓋虜將接戰必先馳騎奔衝衝動則進不動復退其勁悍慄疾之狀人見之而辟易

金華文徵卷之十四

疏

四二

車戰一

腥膻腥羯之氣馬聞之而噴縮我軍之勢旣已披靡虜然後虎翼而進則我曾不得試一技而束手爲戮矣我之不利常由于不能當虜之衝也然則捍衛非所當先講者乎今之捍衛惟恃于楯人馬蹂踐于楯何事乎臣于去年正月嘗上疏請用車爲捍聯以鈎環其上置器械士馬皆擁車後則虜不敢衝衝亦無恐而銳砲槍弩且惟意可施左右夾攻亦相凡可動萬一不利馳歸亦有營宅可依夜則旋繞于外守在是戰在是營亦在是一器而三利焉不易之制也雖蒙看議未竟施行遂使古今百試百驗之法當此邊

防如焚如溺之時而不得一試以坐觀其敵及其敵也則又東西委咎竟未如之何而已寧不令人抱憤發狂而欲爲邊人大慟也哉故臣拊膺激切不忍不言然無徵不信恐復無益輒敢歷稽古今成法以明車之必可用虜之必可禦誠不忍坐視車之受誣而終以虜爲難制也惟皇上垂察焉臣嘗考之三代

以前見于經傳者如曰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方叔之征蠻荆也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狁之故也玁狁卽今北虜也三代以後載諸史冊者若漢衛青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四三

車戰二

擊匈奴用武剛車爲營晉馬隆擊鮮卑山隘爲偏箱車地廣爲鹿角車轉戰無前魏太武北征柔然車十五萬輜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唐馬燧爲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象虎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宋宗澤嘗脩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皆北虜也禦虜曷嘗不用車乎昔武王問于太公曰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北走也宋陳祥道曰古之用兵險野人爲主用車而主人也易野車爲主用人而主車也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

所芘兵械衣糧有所齎真宗時困于契丹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歛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爲所向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爲痛快若爲今日而發也車曷爲而不可用乎此往古之可稽者也

臣載考我

朝成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尚書余子

俊奏議內一疏專請成造戰車大略謂自古命將出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四四

車戰三

師禁暴誅亂非車不可今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間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造車用無不利至今賴之今大同宣府地方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步軍十人駕襖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闕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自衛若虜對壘相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首過或尾擊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

策而其開具式樣圖本于後又有椿繩式樣意亦爲
伏兵據險而設耳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
車柞相間二式見存工部見者翕然以爲可用今宣
大猶昔也而車之用獨不可如昔乎此又當今之可
稽者也由是觀之古人凡戰皆用車也而于虜爲急
今用車非必戰也而于守爲要平沙曠野漫無憑依
絕壘孤屯懼心生矣虜復雄奔誰能禦之誠以車爲
營衛則在在皆連城縱不能收必勝之功亦可以爲
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在在自全聲援四集
虜必可滅古今明效不可誣矣不然雖將如孫吳士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四五

車戰四

如賁育恐終不足以當狡虜奮勇之衝而徒爲暴虎
憑河之悔無益也且禦虜而可無車則古人固當弗
爲矣奚其必出于是也伏望 皇上俯垂寬度 勅
下該部議立車式行令總制等官凡隘口把截及平
地劄營處務要仰體 聖心先時豫備或有緊急暫
買民間小車脩改一面晝夜制造則兵糧旣裕于往
日而捍衛尤出于萬全今年或可無長驅之患將來
遂可收掃蕩之功何其快哉或謂車便廣野不便險
隘臣則曰兵法易野險野易戰險戰皆用車也特其
法少異耳或疑車畏焚臣則曰夫舟豈不畏溺也而

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耳或又疑虜之入常乘吾

所以不守車將安施臣則謂關之外或有所不守也

關之內吾所必守也不守而不能禦守而禦之其入

也能得志乎或又疑車或不足捍臣聞前年山西警

報虜將迨井陘官軍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

砍棗枝布地虜騎遂不能進因而北遁然則凡物皆

可捍也而況于車乎其必可禦而不足疑也又明矣

臣故曰車之禦虜也猶對病之藥也而古今所載則

皆經驗之方也棄而不用病可瘳乎臣備員車駕每

念及此輒復不寧況臣聖諭惓惓苟可少裨臣何忍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四疏四六車戰五

默伏願臣聖慈矜臣之誠宥臣之罪行臣之言臣愚

何幸臣

評曰車戰自是長技敷奏鑿鑿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謹昧死上言臣既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區區報國之誠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捨新河而脩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傍溢使順流也隄去河五六里或七八里者因地勢也停槩派十數萬夫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雇募而行犒助者慮錢糧難繼也以次而挑舊淤培東隄者審其時也查濬趙皮寨孫家渡者以皆支河故道亦先朝所嘗濬也夫漕渠之淤塞因黃河之傍衝黃河之傍衝因上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四

奏疏

四七

治河

流之未疏察其事勢叅諸廷議莫如修漕隄以防衝決疏支河以治本源臣盡心竭力猷爲止此然未敢自信也伏望皇上軫念河患特勅工部會官詳議或俯察邇言或別示長策使臣得壹意行事庶於國家大計可無誤也

評語不着多無非石畫

職闕邸報遼東巡按一本爲遼陽大遭殺擄上下欺
玩成風謹循職糾叅以備處分事內問過佟鶴年等
罪犯招由披讀數過爲之掩卷太息曰鶴年等身爲
將領弁髦法紀一至是乎及反覆遼陽前後諸疏長
定之犯諸將領所報恬然無恙該按臣所覈殺擄一
空之將領也始而玩敵終而匿報明明三尺其能逃
之屢經該部申飭復歷天語叮嚀自是又有長營
之犯今仙靈又見告矣雖未慘烈如前所傷當亦不
少曾未一制歿命何以絕其曼衍竊恐虜醜愈縱愈

橫地方日腴月削其究不至人民滅漸城堡傾陷不
止矣若諸將領者豈其斧鉞臨前敢於蔑視也又豈
力能抗敵重自恟惶也嗟嗟有由然矣職請直言今
日之無策而後及禦備之策可乎方今借箸而籌者
指亦縷矣大較曰選將也練兵也職曷能外之顧選
將要矣尤急于練兵練兵要矣尤急于練應敵之兵
何也將而無兵是以無米索炊也兵非應敵之兵是
以畫餅充饑也虜之長技惟騎與射上下山阪追逐
絕塵中國之騎弗能與也貫革穿楊矢無虛發中國
之射弗能與也斯二者虜之長技也中國有火器有

鳥銃炮彈奮擊電爍雷轟虜酋之馬弗能前也有揆
牌有藤牌左突右衝如垣如屏虜酋之矢弗能入也
筥鏡以先掃除刀鍛以肆剗刺斯八者竝建遞進周
旋循環中國之長技也以技對技猶恐衆寡強弱之
不敵况建虜蓄謀叵測宰賽等乘勢貪咀推擁而來
動數十萬我以疲罷馬軍當之諸路援兵各以百計
總之不過數千火鳥各器束而不試習用南兵撤而
不設武王克商三千人惟一心乃能拒紂如林之衆
其誓師曰五步六步乃止齊焉五伐六伐乃止齊焉
諸兵今日聞警今日趨來踉蹌匆率陸續參商師旅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四九

遠登巨

未陳號令焉屬何云止齊何云一心彼以其長我以
其短彼以強衆我以弱寡猛虎向搏而嘗以孤羊騏
驥思騁而繫其左足不待兩兵相接勝負之形已具
其見敵而却聞風而靡固然也何暇與之對壘哉今
宜急樹南兵量以六千爲應援速整火車火藥鳥銃
藤牌筥鏡長短刀鍛完緻俾得罄其長技稍稍佐以
馬軍家丁差括一萬分佈隊伍嚴其犯律人各用命
制勝克敵卽在於此職非臆說也職鄉人多在營壘
稔聞先年戚繼光募練南兵習用火藥鳥銃各器破
虜屢試屢捷無邊患者垂二十年自繼光去而南兵

罷戰虜遂跳梁至三十二年并其操而撤之虜益恣肆今舊兵雖漸消磨尚有在臺堡者灑灑能言之何以明其然也執南兵語以擊虜則毅然往執北軍語以擊虜則惴然恐而壯餒決矣羣南兵與北丁自相爲角勝常在南兵負常在北丁而勇怯決矣田單攻狄不下魯仲連曰將軍有生之樂士卒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勾踐保於會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出師三江無不以一當百遂滅強吳况中國之神噐原足屈酋奴之伎倆而蠢虜之猖狂惡能方我師之節制衆寡強弱非所論已獨討虜警急在燃眉南兵無由金華文徵八卷之十四

疏

五十

遼寧

粹樹蓋難之矣無已權以薊鎮三路臺兵近抽出操練者選其精勇各足一千及於天津登萊南兵精選堪用湊及六千爲之優其賞糧懸之重賞需其死力幸而尅期成功隨將各兵復歸本營不則一面招募以補各鎮營缺虜平之後仍以一營住劄該鎮庶幾長久之策乎或曰今之習用北軍也非南兵也噫是何言也用兵猶用藥也兵不期區產要之止亂藥不期種類要之療病烏喙業已破腸裂膽何得珍爲奇品參苓未經入口何以責其無功此尤愈于不仁之甚者或又虞費九邊歲費數百萬非爲虜乎援兵六

千月需餉一萬四千四百兩且無馬費主兵三千歲
需餉五萬四千兩一鎮息則諸鎮息一年安則數年
安費乎不費乎昨年樞部添請三十萬解遼今置何
地取之不既裕乎側聞廣寧遼瀋地皆可耕而金海
一帶尤稱沃壤近爲虜酋殘破一望荒丘兵卽是農
誠以其田分給屯種每年計其所入準其芻餉多則
上之幕府以備他儲各兵旣籍其力又食其力國
家不聞輓運綽有餘貲無爲議費矣乃南兵多職鄉
行伍實則閭閻虛鉤戟典則犁鋤拙公家之利桑土
之虞也然而四海一家先惡後緩誰非義也至於選

金華文徵卷之十四

疏

五一

遼警區

將似難張韓劉岳其人第於諸將中南兵統之南將
湏有才畧而善撫循者俾之習其性而馴于調北軍
選一北將不貪財不畏死者克之庶幾月糧不減士
氣可振然必自總副將以下統其權于督撫受成於
二道督撫尚遠該道朝夕共事進退緩急悉裁自該
道將領第商確焉則出自石畫無罅漏不則以潛
天潛地之謀出鬼入神之笑責之白丁黃口亦危矣
文主運籌武主攻掠各有攸屬動必相湏此不可不
函議也然抑有所當叅者請竟言之虜自瀕年不責
撫賞如初時來入犯如履無人之境目空中國久矣

乃者兵精器具乘其鋒銳一鼓撲滅豈不稱快第恐
鴛虜爲仇舉國而修報復難乎其爲應矣今大兵至
遠能爲可戰必主之以守劄營數處相爲犄角且張
耀兵威星馳諭檄使彼畏威順軌不戰而屈上也倘
仍不恭稍以一兵擊之又不悛然後縱兵創之各於
其出境而止政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亦所謂歸師弗
遏者也先以示聖王不殺之仁後以彰天討不
容之義虜雖驕驚激于德又懼于威其始也必且藐
然狎其旣也乃愕然駭竦然震其終也將憬然悟翻
然悔渙然消其反側斯則不假貔貅億萬之雄隱有
虎豹在山之勢無煩亡矢遺鏃之費坐收廓清底定
之功至于飄忽變化呼吸存亡不可懸度不可預設
是在相機而應之耳如是則勢在我不在夷狄權爲
我用不爲夷狄用款可也不款可也卽閉關而謝之
亦無不可也此所謂修之廟堂而折衝千里之外
者豈不休哉抑臣又有說焉自古禦夷之法莫備于
成周考諸紀載第曰往遏之薄伐之而已未嘗廢戰
也先是虜王頓趾投順權宜許款正以暇日脩我戰
守具永固我疆圉耳嗣是遂輟戰不講矣虜但見惠
而不見威今日要挾明日入犯我僥倖省一戰款且

不可恃矣懼而復懷其款益堅款不忘戰治乃長久
先臣高拱五事疏甚確尤方今第一喫緊也職待罪
兵曹媿不知兵且旦夕歸田寧敢復言兵事第以
君父有急憂辱與同輒敢忘其躑踰謬爲陳說若此
伏惟 皇上俯鑒 聖不遣狂愚猶一得 勅下該
部咨行該督撫按從長計議其可其否酌在當事取
自 上裁職曷敢與也職干冒 宸嚴不勝悚慄待
命之至

評 石畫先見桑土之謀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五三

遼警

題爲煤窯激變患切燃眉懇乞聖明亟行諭止
以安宗社事本月初九日該督理窯務內臣王朝
牌行宛平縣內補本監奉旨開理窯煤原定十筐
取二有本監總理陳永壽續來清理不論空滄窯口
一槩投報擬造皇冊今者各戶徵納租銀小民其
稱徧累所有仄峪軍庄久番窯戶率衆大變山口截
住煤駝不放行走仰縣即便出示安撫小民仍令巡
捕員役帶領兵快前來守護勅印錢糧等情隨經
該縣着落巡捕官星馳防護臣等亦隨行涿州良鄉
金華文徵卷之十四

疏

五四

諫止

房山等官示諭小民務要即時解散靜聽處分外竊
惟王朝之出也口啣天憲手握利權私殺京營選
鋒百十餘躍馬戎裝腰刀臂箭塞楚搜括勢若颶風
何其雄也乃匹夫一呼心膽墮地倉皇旅竄寄命有
司何其怯也民心無常衆怒難犯茲其鑒矣雖籍宛
平縣之力護入良鄉又籍涿州房山各官多方曉諭
然怨毒已深繫端易起不知作何究竟臣等竊爲王
朝計不憂既往而更憂將來也小民之入京控訴者
始而數十旣而數百今且填塞臣衙門呼天控地無
可奈何煤駝不進九門已五六月于茲矣况聞官校

速捕必且逃匿山谷間未聞 皇上霽威誰肯還窳

復業而城中數百萬生靈懸釜待炊朝不及夕能析骸而爨乎能枵腹待斃乎不出旬日間槍掠四起勢所必至卽京營士卒宿衛虎賁又誰能不煤而炊不食而赴公家急者典言及此令人寒心臣等竊爲

國家計不憂城外而更憂城中也夫自礦稅一行激變相望 陛下或且視爲固然不知昔在四方譬則肢體也今隣輦轂譬則眉睫也肢體之危以旬月計眉睫之危以呼吸計旬月之計猶可支也呼吸之計不可支也臣等前疏已極言之矣 皇上倘乘此際

金華文徵卷之十四

疏

五五

諫止二

深思遠覽速發片紙撤回王朝詰責陳永壽停止煤稅收拾人心庶幾不崇朝而底定其王朝奏內人狃不妨俟煤駝通行之後 勅下撫按核實施行于計未晚不然臣等雖竭力調停不過揚湯止沸官校卽紛紜四出祗爲火上添油後且噬臍必無及已臣等情迫勢窮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評 仁人之言其利溥

奏爲窳議未嘗會議代徵不忍橫徵懇乞 聖明早賜罷斥以謝畿輔生靈事竊惟煤稅一役 臣以職掌關係視諸臣更切三疏籲 天庶幾挽回一二昨該陳永壽具疏奉

聖旨是這煤課既經內外官員會議查明准爾該監移會順天府衙門委令各該縣官照數按季催徵該監進用如有經管官吏及勢豪人等怠玩侵隱情弊據實指名叅奏治罪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爲之頓足拊膺呼天而繼之以泣也卽欲具疏自明因昨疏未

金華文徵 卷之十四 疏

五六

諫三

發不敢不靜俟之 皇上謂永壽之徵派果出臣等會議乎 臣請得竟其說方 皇上之撤回王朝羣臣

遵信 明旨僉謂已免民窳而該監懸示通衢明是

諭民徵納其所開官民窳口地名府縣官皆茫然不省當是時也不委勘則不明不會勘則不公臣之票委三縣官蓋往勘非往議也其回文云前項窳座查勘已明徵收之法未敢輕議顯然一證矣夫煤稅之害 臣歷歷言之不待會也亦人人知之不必議也使

果委官會議亦須議定之後申詳臣府及詳撫按衙門酌議停妥移文該監會題請 旨然後施行三尺

具在臣豈得而自專自用該監亦豈得而強作強爲哉今畿民困苦極矣農者苦稅役者苦差商者苦物料僅僅二三煤戶忍死覓利山谷間又費又聖天子威靈逐名搜括怨氣薰蒸安得不激成變亂永壽蓋知其旋稅旋亂故預舉亂民而委責有司耳夫王朝以煤稅激變而縣官代之是縣官一王朝也永壽以煤稅獻諛而臣甘和之是臣一永壽也臣等爲國家撫亂民則可爲國家更激成亂民必不可本月

初三日該房山縣申稱周口里民高雲徐登等連名告稱雲等徵糧地內創石燒灰度日又出通灣坐地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五七

諫書四

商稅每月每家徵銀貳分尚然拖欠殆半今內官監陳公公拘納窰稅每月每窰一錢驟加九倍莫不驚駭又縣民余志傑等泣訴投遞稟摺懇恩急救乞速賜題請或移會該監豁免施行等因是永壽所派管自稅之官窰亂萌已立見矣况有司之於民窰可漫擔而嘗試乎哉撮合官民萬金之數坐胎中外莫測之憂臣不知永壽何心也臣及今不言言無日矣臣草疏三通一字一淚天日在上不敢毫髮及私乞

皇上備檢裁察奮然停止弗墮永壽之奸不然寧誅臣寧罷臣歸而可見江東父老歿而可質九廟

允放謝恩疏

明許弘綱

奏爲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臣於本月初二日拜
疏陳情輿疾遷次且行且止拱候天刑凜凜焉措
躬之無地也忽接邸報該刑部司務侯國一本部印
虛閣已久部務塵積可虞等事奉

聖旨許弘綱准他去印着魏養蒙署掌熟審照舊行
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自天隨於舟次恭設香案
北望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忠慚殉國智不周身

始冒昧而出山謗焉小草適倉皇而佐計逢彼大軓
雖宿院告天求此心之無愧乃捨榆控地覺衆志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四

疏

五九

允放一

之漸斃垢與日而俱章瑕無人而不指杜門十九猶
云鶴亦乘軒乞骨再三自嘆蝸終粘壁畏國法兼
畏人言肯以生平爲射的念主恩亦念臣職敢同
部務于懸疣封印釋肩與代庖之改屬出城待放庶
賜玦之有期兩月抱疴百方告急通國皆知臣之義
在必去卽攻臣亦屬助臣皇上獨謂臣之分無所
逃雖真疾猶疑托疾然勉留愈數猜忌愈多遭際愈
奇踟躕愈甚臣將悻悻一行旣無詞于主眷若更
遲遲三宿抑何解於人言生也不辰計將安出亟投
潞水而問津甘分藁街之懸首不謂微臣之積罪如

金華文徵卷之十五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選評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 倬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書 弟于員戴應鰲編次

書 梁劉 峻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疊
疊于湘紉閱微言于殘竹。嗚飮膏液咀嚼英華不知
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迴塘莫辯輿馬烏足以言

金華文徵卷之十五

書

一

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牒。擗管聯冊纂茲英奇。蚤
蚤之謀止于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
蓋自綴其漏耳。豈與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孝標本平原人後慕金華山之勝遂家于此誌稱

孝標隱居紫微巖著類苑百二十卷此答劉之遴

書乃居金華之後所撰故以入選其他蓋不能盡

收也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評 嗚飮膏液咀嚼英華

倬雲章甫

金華同李鄭南

張評事至尊惠書及詩把翫無厭。蹇如有叙。上言離恨。下勗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彌以驟雨濕薪之喻。雖聞義則徙道。存於起予。而擬人失倫。事均乎翫物。借如誠說。蓋足下之不知言儻。或劇談。豈吾人之所仰望。夫鯤之爲魚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鰓於渤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濠魚井鮒。自以爲可得而齊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啄。戢翼於天地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鳧乘鴈。自以爲可得而褻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鱗橫海。擊水三千。寧豈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二

答員一

借翰于捨榆。假力於在藻資江。濱涓流之水。待堦堦。楊塵之風。哉。故張子房之達人也。擊水搏風之適焉。朱買臣之屈已也。戢翼沉鰓之致焉。足下雅得古人之致。不乏先賢之適。自守莊筌。無嬰魏網。亦寧不知在藻捨榆之力。非擊水搏風之助哉。而詞旨慙慙。深所未諭。蓋言爾志。豈若是乎。夫人間百年。物理千變。名利寵辱之情。立矣。愛憎毀譽之迹。生焉。其有道在。則尊德成。而上幽真。爲虛白之室。靜默爲大玄之門。知軒冕是儻來。悟榮華非力致。苟斯道不墮。亦何患乎無成。而欲圖僥倖。於權重之交。養聲譽于衆多之

口斯所以楊朱徘徊于岐路阮藉怵惕于窮途嗟乎
霜往露來歲寒不待山高河廣離會無時桂樹寒花
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
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其勞矣畏途空谷靜躁殊矣
惠存好我無密爾音

評 駱丞氣節乃爾目以文章士何輕量賢者也

金華文徵卷之十五

書

三

卷之三



答雷公達書

宋潘良貴

論以聚書飲酒爲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可多飲。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於書獨作誥一篇。易六十四卦終以濡首爲戒。禮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醉。蓋禍患多生於此。旣作郡。尤宜節慎也。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而益精明。士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爲不解讀書耳。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磨鏡藥。當用此藥。指磨塵垢。使之通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指磨之功。反爲鏡之累。故知託儒爲奸。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庸夫愚婦也。公以爲如何。萬里通書。不敢效常人作諛言以孤遠意。此狂友故態也。幸一笑丙之。

評世稱是書爲磨鏡帖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四

後集

與知興仁府曾楸約入援京城書

宋宗澤

某頓首再拜上覆知府待制春濃恭惟台侯動止萬
福近汪元帥錄示藥方云是左右所撰某竊疑之且
有人至親偶感是疾其爲子者豈可安然坐視漫不
省察使邪毒之氣漫淫侵蝕耶亦豈可輕聽人言遂
一切屏去表發洗滌之劑以助養真元使三百六十
骨節之間更無外邪之證俾其親享無窮之壽而其
子自保仁且孝之名乎今賊虜猖獗侵犯畿甸待制
使之爲醫者誰歟醫之用藥能表發其外洗滌其內
者誰歟既未有爲醫與藥者乃揮諸兄弟令望望然
去之曰是時氣也姑當任之不可召醫不可用藥是
亦不仁不孝也已某衰老無能過膺重責夙夜震恐
不敢寧處伏望待制照悉早賜指揮所統諸將起發
進前令去京二三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軍民至誠
懇切奮不顧身願入覲天表之意毋爲一向顧惜諸
人私意俾賊虜恣肆全無忌憚也

評言之殊爲迫切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五

與知

宋宗澤

妖淫不作天威不震則乾坤廓清萬象虛徹雲無事于飛揚龍無事于變化風無事于鼓動雨無事于滂澍以至雷電霹靂莫不潛藏隱伏寂然自處于無用之地及夫萬空之中威怒一震則噓而爲雲神而爲龍扇而爲風零而爲雨合而爲雷電震而爲霹靂莫不翕然集會不約而自號不召而自感是孰使之然哉氣有自然之相感物有自然之相動耳側聞國家典問罪之卜師舉吊民之役將以掃清河洛殄滅夷虜而四方英雄豪傑之士莫不鼓勵奮發爭欲吐奇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六

上太守

謀賈餘勇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助天誅亦其忠義之氣有以使之然也朴雖不才託處化鈞之下陶鑄鼓鑄爲日滋久其所成就實不肯自後于人不惟前古之典亡得失有所知曉而凡今日攻守成敗之勢未嘗不深計而熟究之也惟其自負如此是以聞邊候之警聽戎師之捷慷慨感激不能帖帖坐于筆硯間思欲吐奇賈勇以伸平日之志然朝廷無先容之人將幕無葭莩之援胷中雖有知識無自而自進伏惟閣下挺經濟之才負天下之望無來臨父母之拜孜孜汲汲禮賢下士思所以副吾君寄託之重此朴所

以尅心聳慕有望于閣下。而閣下憂國之心。正在于
得人。以濟國家之急。必不遽爾而忘。截然而忽也。然
朴爲人貌陋口訥。不學爲佞介。以自處。足未嘗一邇
于公卿之門。名未嘗一譽于衆人之口。一旦以片言
隻字。卒然扣閣下之門。望閣下振而起之。使之得以
赴雲龍。風雷雨電霹靂之會。夫豈在也哉。誠知依歸
有在矣。夫騏驥長鳴于伯樂之前。知伯樂有以識其
才也。盧狗哀號于韓國之側。知韓國有以昭其能也。
朴今鳴于閣下之庭者。亦知閣下必有以識其才。昭
其能耳。閣下其信耶。則朴無事于云云也。苟信未焉
宜引而進之。置之下座。問焉以考其實。策焉以驗其
智。然後從而進退。則朴也。雖死于無用之地。與草木
俱腐。無憾矣。鄉者虜寡始萌朴。嘗逆料其情而策其
勢。爲萬言書將獻諸朝天門。九重困于無資地。無階
上達。以今日事勢觀之。大抵與朴鄉之所言實
相應。併錄其副。以獻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知愚之
辯景望。

評 大有子建自試之意氣局道上

古之人一事之不知則終身以爲恨非固務爲該博而多識也以爲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吾不知也固無害所當知者一有不知則或至于失孟明視之伐鄭蹇叔知其必敗于殺周亞夫之謀吳楚趙涉知淆澠之間必有伏使孟明知淆之隘而聽蹇叔之言則秦師無殺之悔矣使條侯不知殺澠可以藏奸伏而昧趙涉之策則中吳楚之謀必矣愚於此然後知地理之學兵家之所急而學士大夫之所當知也漢高帝之入秦蕭何得秦圖籍國朝之平南唐也先得其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八

上六一

十九州之圖經故高帝之取天下太宗之伐江南皆能盡知當時險阻阨塞戶口多寡之處據形勢而守其必爭之地以之取勝而無所失愚然後又知輿地圖志誠國家之要典也切怪夫今之學者東西南北之不知遠近險阻之不識當用兵多事之時指地圖按史冊高論天下之形勢而曰吾能辨其成敗之所以然而知今日攻守之勢所當然其欺我哉往者僕嘗讀左氏春秋至公矢魚于棠釋者曰高平方輿于今有武唐亭有魯侯觀魚臺求之地志不知方輿于今爲何縣讀西漢書至圖羽垓下釋者曰沛浚聚邑名

也求之地志不知沛之浚于今爲何邑於是遍求地志之書夷考之作者不可勝紀大抵皆雜而無統冗者失之穢簡者失之畧誕者失之誣拘者失之泥慨然閔斯文之闕遂歷考載籍搜括百氏而以今之州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乍離乍合驟廢驟置變名易實而不可按辯者俾皆繩焉會歸于一凡古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利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爭會盟之地古基遺跡旁搜竝取庶無遺焉其有乖繆則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考實而不浮自成一家幾千萬言分爲四十卷目之曰輿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九

上六

地會元志蓋取其統有宗而會有元也然今之學者大抵急于利祿而專務于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未遇知已是故書成而不克顯抑嘗觀古之人才全而德巨者固無所不有而其下者則各專一藝業之終身而傳之子孫夔之于樂倕之于工羿之于射義和之于曆而王良造父之于御皆專精致力于一藝之間而名于世後之爲樂爲工爲射爲曆爲御者必稽焉蓋以其精且審也朴于斯文積力十餘年而文始就雖未敢以望古人而其用心亦勤矣其文多無資不能錄去年冬曾携其稿見上舍

陳亮同甫朴與同甫皆荆溪門下生也荆溪謂周蔡將介之以見閣下與正字呂公近聞其到城曾袖之以見閣下矣苟有可取則固望閣下主張之其有踈謬而未全也望閣下指教之務欲成就之而後已無使其淪沒而無傳也朴又嘗合古今夷夏草爲一圖縱橫餘丈了然可觀就館潘氏某主翁好事繪爲帳以便觀覽今借來以呈閣下知其用心不爲無用之學也

評 今人曾有留心于此者乎安得搜其書相與商之

自有用之學不傳而後文日益浮俗日益薄人材政治益不如古也。漢自武帝用董仲舒之策開太學置明師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公孫弘倪寬等皆以明經位三公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于時士之明經者雖隨時趨向各自名家然其始也皆承師而問焉故其學有宗其仕於時皆推其所學而施之政仲舒明春秋策於庭則以春秋對仕于王國則以春秋治其國其律已其事君見于行事者皆春秋也張湯爲廷尉用經生倪寬等爲讞曹以處決天下之疑奏于定國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十一

論

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當時決大獄議大政九卿皆傳經以對而爲政者以經術飾吏事漢之所定禮儀必藏于理官蓋謂禮以止刑而清源正本之論實存也。經明禹貢者使行河以知脈絡源流故也。然則漢儒之明經是豈徒爲區區之章句講無用之空文而已哉。故漢之文號爲近古而漢之人才與治三代而下獨爲盛蓋士爲有用之學其效固宜至於此也。自漢之東此道不傳蓋至隋王通講學河汾其著書立言誠拳拳有意于復古也。而遭非其時于後房杜輩遇太宗將興三代之治而不能揚師之道講封建復

竊謂士生有道之世不諱之期而不能竭所聞見以裨益上之聰明者非忠臣也仲友不佞蒙被國家長養作成之恩二十九年矣再塵末科職在郡學叨竊升斗以仰事俯育報國之義較諸在猷畝者實相倍蓰况當聖賢相逢甚憂民患廣覽兼聽以建萬世之策倘於此時目有所睹耳有所聞不能發憤懣吐忠言以效涓埃之補仲友誠有罪故敢冒斧鉞之誅薦死其無恨仲友竊惟今日朝廷之憂豈非專在於非虜乎非虜之所以可憂者豈非在於和守之難決乎此大計也制之在明主贊之在執事非他人之所得言也將言守乎懼國力之不支與諸將之不足恃將言和乎慮虜情之多詐與後日之不可保必欲知國力之虛實度諸將之能否察虜情之誠僞定後日之規模孰有詳且審于明主與執事者遠臣言焉將爲戮矣此仲友所不敢易而言之也仲友之所欲言者當今之急務無問和之與守皆當深知而熟察之者其患有四眩于虛數以兵爲足用惑于間言以敵爲無能財力屈而妄費官爵濫而輕與此皆已失之於

前當察之於今者也。國之所恃在兵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古之以少勝衆者非巧拙之甚相遠則一時之僥倖也。學者徒見孟荀不取強兵之說遂以爲強兵非王者事。殊不知三代之時兵民未分。民衆則兵強矣。孟子欲得民而荀卿欲附民。是不務強兵之末而深得強兵之本者也。今吾則異是矣。不教之民既不可驅而強則所恃者素養之兵耳。仲友頃在田野間。江上諸軍廩于公者無慮二十萬已而鄉間有官于瀕江者言屯軍類多虛籍私爲朝廷憂之未敢以爲信也。及至金陵見王權之軍始信言者之不妄。當緩急之際地遠兵少守禦不充東西奔命顛顛道途鋒刃未接而戰士之力弊矣。二年間四易軍帥交手相付前後一轍議者輕爲進取計亦以眩于虛數故也。散亡之後所存益尠。比閱水陸之軍威在而舟舡不踰百甲士不過萬聽諸輿言五尺之童知其無舊之半問諸計司名籍尚不減數萬若朝廷按以調發前欲其捍淮泗後欲其固江左是可不爲寒心乎。又聞之道路衰蜀江池京口暨陽之屯亦仍舊弊劍非實數果如其言豈不深誤朝廷哉。故曰眩于虛數以兵爲足用一患也。虜自南寇以至于今計其敗亡死喪

之數當不減二十萬其勢力之弱於曩日雖不待于間諜之言孰不知之遽謂其無能可乘而取則未免于過聽也昔趙與秦三戰而趙再勝秦無所失而趙之地半入于秦強弱之勢異也譬之二人一壯而一怯其受病均其醫療均及其愈也壯者先而怯者後此無他所稟素厚則虧之難而復之易也以吾平日之土地人民與虜較之孰壯孰怯不必智者而後知也拏兵以來勝負畧當是其受病同也秦隴之師吾之上駟符離之役吾之大舉確山之屯忠義之巨擘也二年之間數與虜角得未毫毛而喪踰丘山醫療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十五

上四三

之方又孰巧孰拙乎吾尚能悉力爲六月之師議者料虜不能爲患亦未之思也果其不來是夷狄之有謀而吾之大憂也何足深喜以冒沒輕儻之性宜其易動乃能隱忍以休息其民不輕爲報怨之舉又未見其真弱之形此識者之所甚懼也遽恃其不來將墮其術中矣故曰惑于間言以敵爲無能二患也朝廷用兵以來事從儉約自乘輿之服御與中都之官吏裁減併省之令無時不有而仲友猶以爲妄費何哉夫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君子皆以爲非誠以得其小而遺其大也粵自虜死

寇奔朝廷之經營備禦無所不用其至將帥使命絡繹旁午。有募兵于山西者。有城築于兩淮者。有招隘於山東者。有結援于太行者。或曰造噐甲。或曰興屯田。或曰散旗榜。朝廷皆捐金幣以予之。大者數百萬緡。其次數十萬。下者不減數萬。由今觀之。得兵若干乎。築城幾所乎。降附有益乎。豪傑響應乎。器械屯田。旗榜之屬。果如建議者所言乎。前日符離之舉。與今兩淮之郡邑三軍之事。力皆可覆按。固不掩衆人之議。而逃朝廷之鑒也。但不知所捐金幣。皆有餘而歸之公邪。抑遂虛費而不返耶。歸之公。猶之可也。若其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十六

十四

虛費不亦尾閭之泄乎。議者必曰。趙用李牧以軍市租與之。漢用陳平以四萬金給之。皆不問其出入軍旅之事。招納之計。豈可吝其費乎。爲是說者。好人之所藉口。以盜國財者也。李牧非制匈奴。西抗強秦。雖市租未嘗會計。而所養士馬甚衆。陳平離間亞父於期月之間。用金雖多。而成効亦速。今吾捐金幣。則多矣。李牧。陳平之計。何其寂然而未見耶。仲友之始至。建康也。聞計司僅有歲月之儲。今聞其無旬月之積。公私物力困弊至此。議者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財力屈而妄費三患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主所

以厲世摩鈍。是以明王班爵不惟其人行賞必計其功。孔明以區區之蜀交吳抗魏。隱然爲強國者。其於爵賞一毫不以妄與也。故能鼓舞一方之豪俊而深得三軍之死力。仲友觀今日之於諸將。何其異於孔明乎。兵未交而身已貴。師未出而爵已崇。僅有小捷。幾至于無官可賞。撫近事以實之。可縷數也。去歲有以節度爲都統者。及用爲馬帥。遽加以太尉。豈節度不可爲馬帥乎。有以副使閣職爲統制者。及用爲都統。遽加之以團練使。豈副使不可以管軍乎。及以言罷官。猶如舊再起爲步帥。又命之正任。是無橫草之勞而驟遷者二十餘級也。有錄其前功由遙郡爲觀察使者矣。又以保奏爲承宣使。有一戰之勞由遙郡爲觀察使者矣。又以恩例爲承宣使。此又何爲者耶。子弟例因入奏錫予褒遷。皆越常等降附之人。莫考真僞。換授遷補。尤多優異。此又何爲者耶。誠使有益于國。雖有過于此者。猶不當惜。今命令一行。徒使僥倖奸詐之流。以爲得計。而忠義勤勞之士。搯腕而太息。豈不爲國之害乎。議者曰。高祖之用韓信。必以爲大將。又爲之齋戒登壇。李愬之獲李祐。旣以身任之。又委以六院兵馬使。吾將駕馭豪傑。可吝于爵賞哉。

此亦與妄人爲地以竊濫賞者也。高祖之臣如信有幾。元濟之將如祐有幾。得一信遂定天下。得一祐遂入蔡州。今信祐比肩而惴惴有敵國之憂。何也。符離之役。信祐何在。去歲朝廷以檢校少保賞救朐山之功。而受之者怏怏不平。彼誠見無功而得太尉。是以缺望。使之爵不妄加。狐棘之榮豈易得哉。故曰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夫眩虛數而以兵爲足用。則失於不知。已惑間言而以敵爲無能。則近於不知。彼財力屈而妄費。將無以給。用官爵濫而輕與。將無以使人。旣無以知彼。已又無以給。用使人和可得而恃乎。守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十八

上四六

可得而固乎。若以朝廷之勢去是四患。非甚高難行也。內之兵覈而增之可也。外之敵畏而備之可也。用財不吝費。而必考其績。出爵不計資。而必當其功。信能行此四者。則知己而不輕。知彼而不怠。財用而事立。賞行而人勸。和則無後患矣。守則可持久矣。雖然。仲友觀朝廷二年之間。凡所施設。不可謂不當矣。人望所歸。則用之論薦所及。則用之。請行者付之。不疑來附者納之。不拒。所以圖回復守備邊陲。極濟生民之道。甚備。然而四患未去者。皆所用之人。誤朝廷也。兵籍多虛。是將帥誤朝廷也。虜情莫測。是間諜誤

朝廷也。財之妄費。典事者誤朝廷也。爵之輕與。保薦者誤朝廷也。抑嘗深惟其故。蓋亦有由來矣。天下惟厚德君子。能不輕于從人。而乘隙抵讎者。莫甚于功利之士。爰自聖天子赫然奮怒。厲復讎之志。一。二。大臣同心濟謀。以贊盛德。蓋有速成大功之心。行險僥倖之徒。因得乘間以肆其說。獻議則誕謾于咫尺之書。進圖則欺罔於一幅之上。奏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勢。遂使將帥屢犯所短。迄無寸効。反有前之四患。仲友之愚計。以爲塞欺弊之原。定興復之計。惟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欲而已。夫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虜之衰形。雖見然犬羊之力未竭。今吾欲以單弱之師。旅空虛之府庫。一舉而經營之。所以事倍古人而功未半也。嘗論勾踐之滅夫差。燕昭之報齊怨。皆君臣相與計謀。積累十數年之功。而收之一日。非不詳且熟矣。向使夫差信子胥之言。知所戒懼。潛王不以屢勝而虐用其民。輕棄其鄰國。則會稽之怨未易報。五國之師未易合。爲勾踐昭王者。又當如何。曰君子能爲興復之計。不能爲興復之時。計定而時至。一發而成功。計定而時未至。君子增脩其德以俟之。蓋不獨在其一身。而亦有在後人者焉。

故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此言非迂濶也今和之與守皆隨時應敵之方非吾之實謀至計也吾之實謀至計要當君臣至誠日夜不忘宗社之讎先爲立國之計以建興復之基力行不倦以湏可爲之時得時則起而收之臣子之至願也倘時之未至必使吾君臣之誠心明足以合於人幽足以通于神上無負于祖宗下不愧于民庶在天之時終亦必至而已矣以主上之豁達果斷而春秋鼎盛執事之博大高明而蚤膺重任上下同心協力而爲之近期十年遠期二十年任虜滅矣若欲速而危國勦民幸安而玩時愒日事雖不同失則均耳仲友至愚無識不勝忠憤激切之情惟執事察其忠而赦其愚仲友之幸也

評曰如此經畫饑可當食寒可當衣今之秉國成

竊以宗社之計惟幄之謀制之在相公斷之在明主誠非小官晚學疎賤淺薄者所可議其萬一也雖然國之與家事均一體國安則從而安國危則從而危故敢忘其狂僭以犯僉不恤緯之罪豈敢效相公憂國之心哉亦以謀身而已三思越職僭分之愆藁成復削者屢矣乃承相公在泮之日和顏忘勢俯詢芻蕘之言仲友雖至愚敢不效其區區伏自狂虜送死淮南亟取夷戮于今七月矣中國外攘之策靡無底止竊聞于士大夫之間大槩三策而已越淮而戰一

金華文徵卷之十五

書

二十一

上張一

也沿淮而守二也夾江而戍三也三策不蚤定則爲謀不專爲謀不專則爲備不預以犬羊陰狡之謀而以不豫備應之其爲患可勝言耶謀以今日之勢安論三策之得失夫越淮而戰最上策也何則天下之可憤者孰大於君父弟兄之讐所可耻者孰大於宗廟陵寢之辱所可哀矜而痛惜者又孰大於億萬蒼生汚腥羶而墜塗炭邪爲是三者忠臣義士泣血痛心幾四十年矣今不因狂虜之敗盟中原之思宋奮其武怒以爲恢復之計此時一失遺民向盡南北之勢遂定英雄得之反爲萬世子孫無窮之憂故曰越

淮而戰最上策也。雖然天下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無有事而有其功者。使吾兵強而衆將智。而勇羅落。周密財力充裕。中原有響應之誠。狂虜有必敗之勢。長馭而前一戰而定。忠臣義士孰不願之。今乃不然。將不撫士不足恃也。士經新刼未可用也。長淮以南。鞠爲丘墟。而無藩籬之固也。鬻爵度僧。盡用弊法。而無歲月之儲也。向義之民。懲陳蔡之禍。有狐疑之心。也。新立之酋。襲累世之業。未見可取之形也。設今欲爲進取之計。必以重兵鎮臨淮。下蔡以引北方。雖未深入而有危道三焉。夫二鎮者。河南之門戶也。爲國譬如家。今有據人之門戶。而主不爭。必有深謀存乎其間。不然則必爭矣。吾將分兵以屯。則不足以禦虜之爭。將悉兵以屯。則後無精銳以爲之繼。使虜兵四合而外援不至。則守不固。以全師而不能固一城。則事勢去矣。此其危道一也。二屯隔在淮北。而長淮可涉之處甚多。若虜以數萬人綴吾二屯。而簡精銳徑度他。所以擣吾之虛。則二屯必退而自救。一去城守。腹背受敵。彼先據吾便地。主反爲客。有必敗之勢。設欲堅守以牽制其後。則吾之江上備禦必寡。而虜之姦計得以行矣。此其危道二也。虜若深知吾情。以萬

全相困。盡空河南。以誘我師。堅守河北。以待吾弊。吾將緩而不進。則無以慰中原之心。進而無得。則何以爲持久之計。旬月之間。情見力屈。馬肥兵合。彼以十萬騎徐驅而來。彼衆我寡。彼逸我勞。陳之平原。步騎不敵。元嘉之事。商鑒不遠。此其危道三也。有危道三。而欲進取衆人之所寒心。安得不必加隱忍。以爲一二年後圖之計乎。越淮而戰。旣未可輕議。故有沿淮而守之策。雖然守淮亦不易也。自安豐至于楚上下七百里。當屯者五內。爲五屯之後。繼當屯者三大屯。二萬小屯。一萬略計。用精甲十五萬人。而輜重不與。馬料今諸軍未及此數。若兵少而強。欲分之形勢。寡弱籬落。不同一處。失利。望風引退。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又觀自古號爲重鎮者。皆城池高深。守禦備設。糧儲充衍。兵力強盛。賊方遠來。利在速鬪。吾則因變制宜。以長策待之。可戰則戰。可守則守。戰不戰常在我。而不在敵。吾制其權。而敵反從之。故其強易弱也。今自淮以南。大鎮皆無城池。可恃。惟壽春僅有之。而城守之備百無一。有狂虜若來。吾之諸軍。度其不可固守。則怯者退保。而勇者僥倖於一戰。捨吾所長。墮彼之計。彼所以易爲。力吾所以難爲。功也。又

况合肥以北水運不通近者鍾離壽春屯軍甚寡而旬月之間時告匱乏若鍾離壽春安豐皆宿重兵則餽運之夫不減數萬淮南歸業之民既不可役江南本根之地又難重困未知何以繼之議者欲以運船入淮此又非長策也自泗至濠自濠至壽至安豐相去皆二三百里深涉敵境汭流而上虜若以輕兵鈔之糧食舟船悉以資寇可不慮乎比者陸運丁夫甫及渡江而道亾者十二三水運兵稍僅達淮陰亦或群聚而舍去人情豈不忠於國誠畏亾而惡勞苦也議者曰吾興屯田矣糧不患乏也吾招降附矣兵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二四

上張四

不患寡也吾作堡塞矣守不患弱也此又不然興屯田而兵不足以護之資盜糧也招降附而兵不足以接之遺賊禽也作堡塞而兵不足以援之爲寇守也祖逖常屯田于譙北矣熟則寇至行之數年不得其利褚裒常納魯群之降矣覆師代陂河朔二十餘萬口皆不能自拔南唐白甲軍屢敗周師卒無預于淮南之存亾抑又有甚不可者屯田應募之人大抵強壯者一而老弱居其六七以次農夫所食計之歲雖大穰僅能糊其口稍有凶旱固不足以自給况敢望其有餘以省餽運乎今種藝之時既已失矣北來之

民且當坐食官不廩之則立見饑困欲常給之則望來歲之麥猶甚遠也曠日持久賑救不逮則新附之民群聚爲剽與舊民勢不相安郡邑之吏恩信不足以懷威令不足以禁一夫異心禍不可測比其甚不可一也重鎮臂也壘塞猶指也臂之不存指將安附今吾兩淮重鎮旣不可恃而欲獨恃壘塞以當虜人是猶廢其兩臂而欲責十指之用也牛雖瘠償于豚上其畏春怨郭默李軌皆以奇材爲場主而後無大援終不能攫石勒之鋒則下于二子者又可恃乎况兩淮事體與舊不同去歲未及收成虜騎已入壘塞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二五

上張五

之民尚恃累年之儲稍可持久今一旦蕩盡矣秋高寇至餘糧栖畝而驅之入壘將何所得食與其聚爲餓殍孰若縱其避寇尚可苟生乎此其甚不可二也二者旣不足恃而欲以單寡之師沿淮而守誠不易矣故有夾江而戍之策焉其說曰我師可守而不可以戰也淮南可以輕處而不可以重鎮曰胸山可遷也泗壽可棄也吾畫長江而守之彼豈能輕捨戎馬以與我爭舟楫之利也吾舉淮南而空之彼豈能千里饋糧以與我爲持久之計也吾以東軍屯廣陵西軍屯歷陽以爲夾江之形勢小入則逆而擊之大

至則避而守之蓄銳以待其弊徐行以躡其歸此誠
因時量力之計然以理揆之則有不可者八焉自古
迄今但有勞師費財以爭要害之地未見舉數千里
盡棄之者淮南我之藩籬失淮南則長江之險與彼
共之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一也國家財用與古不同
京口建業與行在之兵所仰給者半出通泰去歲虜
騎臨江曾未月餘而二屯有乏財之慮若棄廣陵則
二州不守是不戰而坐自斃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
二也胸山自古爲重鎮在今日尤爲要害蓋昔都建
康則海道乃牽制之師今都武林則海道爲腹心之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二六

上張六

疾胸山之存也非一州之利害也去歲幸天賜我以
開海上之功今若委而去之則山東之動息有不得
而聞者豈不殆哉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三也淮南之
地土皆膏腴虜若以重兵扼廣陵歷陽而以餘軍爲
屯田之計因其農隙城而守之則吾之勢感矣此淮
南之不可輕棄四也晁錯言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
長技三今之黠虜兼而有之其不及江南者舟楫而
已去歲采石之戰虜船乃倉卒所造例皆薄小操舟
之人又非便習故我師擊之易于拉朽及其據廣陵
也控引清河蒙衝用瀕河棹手刻期將濟京口爲之

震動雖勝敗未可知亦已危矣。今若輕棄淮陰使復行前日之計。則吾之長技將與彼共之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五也。長淮之濱誠爲難守。然其間山川之阨塞可以控制而要擊者非一也。今將盡棄以縱敵。是不斷大峴之說也。是不塞成臯之說也。長江之上首尾隔絕。可撓之處甚多。彼投兵死地而我欲坐而制之亦不易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六也。自虜敗盟。荆襄巴蜀之師蹀血以收故地。尺攘寸取。猶未有濟也。一旦縱敵使以重兵臨江。而以舊境要吾之成。吾將拒之。則不能無懼。吾將許之。則恐絕中原之望。失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二七

上張七

將士之心。疑懼交戰而間隙生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七也。議者曰。吾非棄淮南也。特不以重兵遠去而觀事之可否耳。是又不然。廣陵歷陽皆非控扼之要地。賊若水陸竝進。而我師汎舟於江。有還顧之心。其勢必不戰而退。強寇在前而欲退師。則瓜洲楊林是其成鑿如此。則名爲夾江而戍其實已棄淮南矣。此其不可者八也。夫自三國分裂以及東晉南北五代之際。江淮戰守之術未有不出于三策者。今乃曰皆未可用。是終無策而可乎。不然也。泥古人之迹而昧當今之宜。不若求古人之意而適當今之用兵爲之。

道誠多變矣。其大要不過天時地利人和而已。今之所謂天時。雖不論可也。所急者地利耳。所賴者人和耳。淮陰盱眙。以扞清河。堰瓦梁。固清流。以扼中道。阻下閣。重山之險。以守淮西。此因地利之說也。廣招募以重督府。而固根本。明賞罰。以悅人心。而勵士氣。嚴保伍。以禁奸民。而助軍勢。此致人和之說也。地利有二。有自然之地利。有使然之地利。自然者。非人不守。使然者。非天不固。不可不加察也。淮東最爲今日要害。而清河又當虜人舟楫之衝。淮陰盱眙。是其控扼。其地多水。非騎兵用衆之地。曩者兇酋固嘗畏之。惟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二八

上張

廣陵以西。滁陽以東。平原易野。利于用衆。昨虜渡淮。分兵東馳。三日而入。滁陽五日而戰。六合七日而至。儀真乃繞出。淮東軍後。邵宏淵以衆寡不敵。力戰而不能抗。非將士之過。失地利故也。滁河翕受淮東衆山之水。瓦梁居其下流。堰而瀦之。六合西北。可使浸爲大澤。沮洳泥淖。騎無所騁。環滁皆山。而清流關爲之喉矜。其地勢險阻。亦可爲控扼之處。此淮東之地利也。淮西自合肥以北。平原千里。惟利騎戰。而我師經楊林。瓜洲之。劔喪馬甚多。不可棄。吾險阻與彼爭利。惟山口以東。至于青陽。重岡複嶺。非用騎兵之地。

宜因而設險以爲拒守之計。此淮西之地利也。今去防秋不兩月，宜速遣材智疆力之士，與諳曉渠堰者往視瓦梁之利害，而程其功用之多寡。速發江南旁郡丁夫募淮南游手，與大軍雜作。旣成，則置屯其上，以千人守之。時其繕修而防其盜，決仍遣軍將之，明練與幹官之材，統者同往清流視其關隘，而營築之。并諸山之間，道苟可以過師者，皆相視焉。可塹則塹，可柵則柵，或累石以隘其道，或槎木以塞其徑，不可塞者，則置候望以守之。仍以便地築壘，以示持久。四山憑高之處，多置燧燧，以伺察警急。又遣官屬往合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二九

上張

肥之軍與其主將親自按行，自山口達于青陽，凡可以爲關隘者，稍加人力，如清流之制，則兩淮之形勢成矣。形勢旣成，然後悉淮東之軍，分屯于淮陰盱眙，而以偏師屯于滁陽，悉淮西之軍，分屯于合肥居巢，舍山，而以偏師屯於舒城壽春鍾離安豐，留馬軍二百騎列舖以爲斥堠，虜之未至，則使將士解甲休息，牛酒日，以養其銳氣。又使募其民以爲鄉導，相與弋獵馳騁出入乎山澤之間，以習知其道里遠近，曲折險易之處，山澤高下，扼塞要害之形，無間新遠，莫不畢至。虜若來寇，則淮陰盱眙之軍臨胸，淮東之

守固矣。虜之小入，則合肥之軍簡。吾精銳逆擊以挫其前鋒。居巢、含山之軍分扼下閣、柘臯、青陽之險，以虞其衝突。虜若大至，則合肥之軍亦歛衆以就柘臯之屯。據險而守，勿與之輕戰。舒城之屯不易其處，以蔽廬江。而淮西之備設矣。虜欲進不可而急於與我鬪，則其情易見。然後乘間伺隙出奇，合變利以誘之。伏以待之。吾既習其地利，而彼輕墮吾之計中，可一戰而破也。此說誠行，有三利而戰勝不與焉。兵屯便地，水運流通，人力不費，軍食不乏一利也。虜之間探必知吾情，守備既修，姦謀自沮二利也。險塞旣成，居民有恃，流冗來歸，物力漸復三利也。議者必曰：淮陰盱眙未易守也。劉錡以全師據之，卒捨而退。今之將士能否未可知，而必其守可乎？是不然。錡非敗而退也。虜出其後而歸，以自救也。今瓦梁旣立，清河旣固，無後憂矣。淮東之不可棄，其辨之已詳。又何疑焉。議者又曰：瓦梁、吳之涂塘也。孫權作以淹北道，用兵十萬人，其功力必大。今能爲之乎？是又不然。吳之役在魏境，而廣陵去棠邑不四舍，故必重兵以護之。而又併力以作築城以守，用人不得不衆。今吾乃作於內地，必不若是之煩費可知也。就今用工十萬，其費幾

何而能省兵數萬亦何憚而不爲思小費而忘大患非良策也議者又曰瓦梁之下良田何啻萬頃今堰一成漫爲陂塘所失大矣利未見而先睹其害人誰樂從是又不然虎豹之爲害也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也蛟蜃之爲害也竭澤不顧漁人之網罟也今將捍天下之大患而恤區區之田不已闢乎兩淮膏腴何啻千里皆爲荒榛誰能恤之又况此堰一成其旁高仰之田必爲沃壤民從而耕之是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復何慮乎議者又曰南唐豈無瓦梁而周師乃自清流以趨六合方冬水潤豈能斷虜來之道

乎是又不然吾作瓦梁非以斷道也既守清流又以爲重險也浸其平原要之隘路虜與我師競逐乎尋常丈尺之地而無所用其衆爭衡乎漸如污澤之中而無所騁其技彼雖至愚豈肯輕涉絀地以自入於天牢天陷之間哉議者又曰清流之險不足恃也皇甫暉以數萬人守之太祖皇帝以二千兵取之如拾芥况欲以偏師守之乎是不然天下無不可守之險劔閣長江亦嘗失利又可棄而不守乎太祖皇帝神武也且有天命皇甫暉庸將也以十倍之衆不能持久而倉卒于一戰是以取敗安可以常論理哉虜

知吾設重險以待之必不用大衆而以偏師來吾亦
以偏師當之且得地利奚患不勝矧吾士卒兵強短
兵便習以寡可當虜人之衆固不待兵之多也議者
又曰淮東之地誠不可棄壽春合肥皆爲必爭之地
又可棄乎是又不然地有常險兵無常勢以常理觀
之寸地亦可惜以權宜論之力所未及不得已也淮
東西地利不同吾之爲守不容不異竊又譬之壯夫
之搏虎以力羸人之搏虎以智以力者攘臂而下車
操戈而前鬪與之決一旦之命此力戰之勢也以智
者設其陷阱張其機弩使之咆哮而前自墮吾計此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三二

上卷五

設險之勢也去歲我師祖可禦寇不幸將非其人
戰自敗既失所謂壯矣今士氣不振軍行單寡殆如
羸病之人得不變而用智乎議者又曰若棄壽春則
光黃無援虜將自彼而入是又不然光與靳黃相去
皆數百里水邇不通非用大帥之地若分兵而來吾
以九江之屯固守其前而以襄漢之師聲援其後勢
必可解備使吾之重兵屯於壽春豈能禁虜之不向
弋陽哉議者又曰古人皆疾戰以定天下守險抑爲
下策不足用也此又不然新造之國與已成之業不
同草昧之初英雄無定主生民無定志事成則章不

成則虜亟戰以決雌雄誠不容緩至根本既立人民既安較之一擲不若出于萬全今日之業雖未大成要以安國家定社稷爲主不可輕也又况戰守常相因戰所以爲守守所以爲戰初無定形要不識吾地利斯可矣議者又曰淮西重山之險不著于傳記前人未之守何足恃乎是又不然天下無常勢或分爲十二或合爲六七鼎峙而爲三中分而爲兩莫不各設險以固其國豈山必若江淮而後可乎戰于平原粗得地利猶可勝敵孰謂連山之阻從而修之不足爲阻乎曩歲敗虜於彼蓋由我得地利而下閣爲之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三三

上張

牽制王權之棄昭關由不守下閣而虜師入之遂出我師之背此又成敗已然之効也議者又曰陸運之夫尚謂勞費築堰修險其何以堪是又不然事有輕重時有緩急人皆知之民情雖好逸而惡勞亦必好生而惡死孰肯以負擔版築之勤忘蹂踐囚奴之苦哉與其飛芻輓粟而徒費不若治堰設險而有用也議者又曰去歲虜退失已多矣淮諸郡亦皆荒梗其勢未能再舉深入何必先爲煩費來而圖之亦未晚也是又不然彼若果有內釁未能大舉或知吾有人不敢輕動誠恐有之然解紛者不控拳救鬪者不

搏檄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虜若有謀必
攻江淮以來吾成則關中山東之師不戰而自退安
可恃其不來乎使吾設險于此而虜不敢南下則吾
已全勝此上兵伐謀之說也至而圖之將噬臍矣議
者又曰審如此策能保我師之必勝乎是又不然仲
友所論者地利耳抑又有人事焉若百將一心三軍
同力雖百萬之師滔天之寇猶可敗也若將不恤士
士不用命雖金城千雉天塹萬里猶難恃也故仲友
敢獻人和之說竊觀自古江南之兵未有如今日之
寡者蓋古者軍民一道故民富則兵益多今日兵民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三四

上張古

異道故兵多則民必困加之息兵以來奸臣誤國諸
處大帥在用匪人隱濫尺籍名存實亾朝廷平時眩
於虛數恃以爲安一旦出師乃飛檄而請救今雖知
之而未能覈也料今見兵以守兩淮猶恐未足而大
江以南京口建業本根之地殊未有以鎮之萬一不
捷何以爲繼又觀近日軍情驕而易怨稍不如意浮
言胥動上下苟且幾有臂指不相運掉之處彼謂國
家恃我爲命而他未有以制之其勢不得不爾若吾
在內之軍足以當之則恩易以制而號令行矣雖然
朝廷嘗令諸將募兵矣旣所得不多其間復有冒濫

今將如何而廣之耶。仲友以爲今日招兵不當於沿江諸郡。人情誰不惡。處彼目擊兩淮諸軍戰開死傷。暴露疾疫。道露流離之禍。雖有重賞不能使之爲兵。彼之所畏。有重於所欲。故也。惟山越之民。剽悍輕疾。類以私販自業。曹聚爲群。動輒數百。豪民以氣力相高。蓄養游手。教習兵器。頗成部曲。若干閩浙江湖。素號風俗強獷之地。重立賞募。能招集強壯。堪充行陣。及五十人者。則命以軍功之官。使長其人。而食其祿。遞而加之。至於千人。各有等差。其有願爲屯田之兵者。則一以當二倍。加其秩州縣之官。能募及其數者。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三五

上張五

比類賞之。如是則私販之黨與豪民之部曲。與游手之民。皆可號召而至。不數月而十萬之衆集矣。又於沿海諸郡。山多材木。水道流通之多。造戰艦。令至于艘。富人能以私財爲官造舟者。計其工費。視募兵推賞。然後以所得兵分二屯。駐之江上。以爲淮軍聲勢。戰艦水軍。布列津要。以備緩急。各選宿將之寬厚得衆。紀律整肅者爲之。長示之戰陳。使知方圓。曲直之形。勒之金鼓。使知坐作進退之法。教之武藝。使知馳射擊刺之便。以身拊循。教而勿誅。以信率勵。寬而勿縱。俟其稍稍習熟。上下相安。將知士心。將識將意。明

之以號令示之以賞罰教之既成然後用之將何施而不可哉此廣招募之說也古語有之賞罰中則兵強人孰不愛其生今使之履鋒刃蹈矢石出入乎萬死一生之地者豈他術哉重賞誘乎前而嚴刑驅乎後爾其可使之不當乎雖然朝廷嘗竄王權劉汜矣又易成閔戚方矣又不吝厚賞以荅戰勝之勳矣今將如何而明之耶仲友以爲兵之刑賞不當專以成敗論要觀其用命與否耳甘誓日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去歲諸將固有於尉子之戰馳入萬衆以救姚興身被重鎗者矣於楊林之退身履兵刃勵士力戰爲諸軍待後者矣而賞有未當功也固其身提禁旅來援淮右首鼠觀望旬日不進者矣安坐舊屯妄奏克捷劫執降人欺爲鹵獲者矣而罰有未當罪也又况六合之戰未見顯賞淮西之敗不卽言誅則未厭人心之甚也儀真之民皆能言六合之戰虜兵數萬而我師不滿二千弓折矢盡力戰不休繼雖引退而虜猶躊躇不敢徑進劉錡得以退師此戰與有力焉未見顯賞何以勵敢死去歲淮西衆力不少器械精新望風引退長淮失險偏師死鬪而勿救健馬盡棄而不顧楊林蹂踐由權先奔兩淮塗炭由

權繼敵未即嚴誅何以謝天下今天子既以大權全付相公罰罪賞功在此一舉勸懲既行將士畏慕雖使之赴湯蹈火猶可也而况他乎荆揚之民天性輕剽易動難安邊境拏兵銳師悉出遠方傳聞常多失實奸人乘之扇惑愚衆潢池弄兵不可不慮州郡之兵素無紀律驕惰成風去歲調發已出勉強涉冬而歸頗多死喪今秋復發其勢倍難畏死偷生亦何不至可潛消二變者莫若保伍而已雖然去歲朝廷嘗下保甲之令州郡行之擾之無益今將何如而嚴之耶竊以爲天下之事講之貴乎熟悉行之貴乎果斷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三七

上張七

保甲重事也周之乘馬齊之內政唐之府兵不過乎是去歲乃因人言率意下令初無法制可以遵守都邑人自爲政豈能不擾今若博詢衆人之言詳問四方之俗熟究其利害而悉爲之法制使郡邑有所遵守亦何患其擾哉行伍旣成則不獨保鄉閭察奸盜而已可以漕運可以守禦可以據險塞而張疑兵可以治壕塹而修壁壘舉沿江諸郡分番而迭用之數萬人易得也其爲兵之助不亦大乎是嚴保伍之說也三說誠行先有三利而戰勝不與焉軍聲旣振勇氣自倍黠虜聞之喪其精膽一利也獷悍之夫悉去

爲兵善良安居內無竊類盜利也。內外相制威令易行。保伍嚴密奸人必獲三利也。議者又曰：江南之兵類皆脆弱不可持久。不若廣招降附募其壯者以爲兵。是又不然。自古南北相持。南兵常以寡當北兵之衆。以一當十者。史傳屢見之矣。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轉戰中原。李陵以荆楚步卒五千深入沙漠。劉牢之以北府兵五千破斬梁成。陳慶之以白袍六千乘勝入洛南。兵之精強如此。顧其將何如耳。議者又曰：今使富人納貲而與之官役。猶不願矧使之募兵。其誰從之。是又不然。鬻爵之令不信於民久矣。彼以無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三八

上卷

事之後必爲棄物。是以不願。今募兵則軍功也。又不待參選而已。食祿是朝費而夕榮也。且有功名之望。其誰不欲矧私敗之魁首。奸惡之囊橐。一旦應募。則去盜賊而爲王官乎。雖然必重其賞而不可以吝。賞薄則人必不從。若以百人而一官。率之不過千官。而得十萬衆矣。今一捷而受賞者數萬人。冒濫甚多。而不能吝也。何獨于此而吝之。議者又曰：以今見軍而財力不給。今欲遽增十餘萬衆。則金穀器械貲儲之費。何以給之。是又不然。曩者拏兵之際。數大將之屯。其兵數殆倍於今。彼時既能給之。豈今而乃不能益。

開闢歛散之未善而耗散侵盜之尚多也。今欲強國勢而立主威，非兵曷濟？乃欲以乏財廢之，將坐待其斃乎？議者又曰：熙豐保甲之弊，人皆知之。今乃欲蹈其轍，不亦難乎？是又不然。井田之制，新室用而亂；唐室用而治。車戰之法，馬隆用而勝；房琯用而敗。法之善否亦在人而已。祖宗之時，海內久安，朝廷之兵不下百萬，無故而興，保甲人是以擾。今時方艱難，兵勢寡弱，人有自保之心，因時而利導之，不亦可乎？但當熟議而謹守之，不當因噎而廢食也。議者又曰：山澤之民既多，喜亂，一旦結爲保伍，使之私習戰鬪，無乃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三九

上張九

導之爲亂乎？是又不然。天下之民，善惡常相半，惟善者無以自保，則惡者得以肆行。保伍旣立，則善人怙而惡人懼矣。若重城郭而輕郊野，使有以十制一之勢，旌旗器械悉藏諸富民士大夫之家，而細民不得而私有，亦何遽至於召亂哉？議者又曰：今之民力已匱乏矣。朝廷方將責其助君之須，又使之爲保甲，有旌旗噐甲證鼓之費，不幾于重困乎？此又不然。保甲良法也。非乘有事之際，不可以興。彼富人者，類皆高貴而多怨，尤惴惴有寇攘之憂。今吾之法，將以衛而安之，彼亦何吝乎？一時之費哉。若擇其鄉里士大夫

之賢者而統率之亦不患乎擾人矣。由前之說而得地利。由後之說而得人和。因之以天時。持之以歲月。則設險之策可進而爲守。守之策可進而爲攻。取利則可爲恢復。退不失爲固守之計矣。雖然此特區區管見不足進於相公之前。抑又有思憂過計者。自古大臣分閫外之權。任天下之重。內必有同心之賢以濟其謀。外必有實用之材以辦其事。大臣之於君誠有魚水之親也。誠有雲龍之會也。然而握大權制重兵。其情雖親。其跡易疑。至明蔽于膚受之愬。慈母惑于三至之言。雖郭子儀之忠。見害於元振。則功

或不究必有忠信哲艾之士謀謨足以動悟人主。忠力足以折伏奸佞。以爲吾之內助。則君不疑而謀以濟。若李西平得陸宣公爲之至是也。大臣之於事智謀誠足以察也。器識誠足以任也。然而運籌決勝者不親汗馬之勞。發蹤指示者必有獲獸之犬。苟違節度。易以取敗。雖諸葛亮之賢。見誤於馬謖。則事或不。成。必有戰勝攻取之將。忠義足以感三軍。智勇足以應萬變。以爲吾之外助。則力不勞而事已辦。若裴晉公得李光顏爲之戰是也。相公忠孝貫日月。德望冠本朝。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歸心。樂爲之用。誠不患無

其人然恐萬一之中有分毫不如人意以害爲山九
勿之功豈可不深思而熟慮哉仲友愚無所識不勝
忠憤激切之情輒貢狂斐惟相公少加擇焉天下幸
甚

評

婺中論道學者首呂成公而以何王金許爲
之羽翼余謂論經濟者首宗忠簡而以鄭忠
愨陳龍川唐與政倪布衣爲之羽翼安在以
彼訕此哉

金華文徵／卷之十五 書

四一 上論王



此書之... 卷之十五... 書... 四一... 上論王... 其人然恐萬一之中有分毫不如人意以害爲山九... 勿之功豈可不深思而熟慮哉仲友愚無所識不勝... 忠憤激切之情輒貢狂斐惟相公少加擇焉天下幸... 甚... 評... 婺中論道學者首呂成公而以何王金許爲... 之羽翼余謂論經濟者首宗忠簡而以鄭忠... 愨陳龍川唐與政倪布衣爲之羽翼安在以... 彼訕此哉

比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辨乃承諄褻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諭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窒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而來諭謂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暹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未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袒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
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
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脉決不如說者所
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
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
云則亦近於來論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
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
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
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
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四三

二

攬金銀銅鐵鑠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新婦急欲
爲其父遣人一夕伸紙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
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
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
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
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怨統天下而
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
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
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
漢唐之君犬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臣

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犇逆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關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

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准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亮輩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論誠不誣矣至於畔去繩墨脫畧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塞眼柳下

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
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
深憾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
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樓
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爲貧
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爲可
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論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
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
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
所言但所謂不傳絕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四五

四

謂千錢藥却在篋籬邊耳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
兩篇可長諷詠者爲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
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意氣味深長耳
評當是真儒辨難讀者莫認辭談士機鋒等意

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爲可
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論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
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
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
所言但所謂不傳絕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

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訊後又復數月不任尊仰卽日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爲千百之壽小詞一闕香兩片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絕品不能別也并檇蒲一縑謾克背子用雪梨石榴四十顆薄致區區贊祝之意能爲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恃愛忘庶不以薄少輕免爲罪而笑留幸甚亮自去載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頽墮鬚髮亦種種矣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四六

五

所幸椀飯簞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枕枕而死夫復何憾惜其胸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爲一世所察秘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又非所以相免瀆抱此不滿秘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爲本領闕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竝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塲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

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閉眼卽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四七

六

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况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澆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洒落。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

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粧景足矣若知開眼卽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秘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槩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泥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話一時看得極突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莫把做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

此說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
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評 至理快論極是紫陽功臣楊用修深取此文
良亦有見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四九



姝聞舉事者必順人心。蘇公軾常言古今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人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未必是。何人之所樂。則國以人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是非疑似之際。尤必取決于人心。而況今日函首之事。是非較然。詎可以犯人心。獨行而不顧乎。何者。誅竄奸魁。收召舊德。雖未及大有所設施。向天下倏然想望。至治者無他。衆人之歸。則未爲而人已信之也。夫未爲而人信之。則易爲力。欲爲而人議之。則難爲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竊謂閣下惜此舉動。是舉也不審。閣下其以爲誠然耶。或心不從而貌從之耶。抑嘗誦言其不可。而卒不勝同列者之議耶。今京都之內。兒童婦舉以爲非。至有掩口而不願言塞耳。而不願聽者。人心所在。相去不遠。想閣下必知其爲非也。豈惟閣下知其非。想同列之人。所謂異議者。亦未必自以爲是也。夫未必自以爲是。而復不肯中■徘徊顧望。若將力排衆議而爲之者。其毋乃以力排衆議之罪小。而重違虜情之罪大耶。夫重違虜情。則和議未決。和議未決。則邊釁未彌。此固今日主議之人所爲。徘徊顧望者。也。抑不知和好之

所以可恃者在吾國有以服其心不在事事而從之
以求厭其虎狼之欲也數日以來學校諸生詣闕授
匭已嘗及此想閣下亦必聞之矣今區區欲爲閣下
言數語而已閣下以爲持三公之首以送虜庭自開
闕以來有之乎無之也閣下以碩德重望爲蒼生而
起乃使開闕以來所未有之事書之史冊傳之後世
自閣下始豈不惜哉閣下以爲虜得吾三公之首其
止也以謝邊民而已耶其必將用是以薦宗廟也其
必將用是以傳告諸國也其必將用是以改元賜赦
奉上尊號也其必將用是以東封西禪刻石頌功也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五一

上林

其君負中興之名其臣受不決之賞而吾君吾相乃
含羞忍耻偷安一隅猶爲國有人乎虜自得志以來
八十年矣國力民心將帥士馬皆未必逮昔兩年之
間技已止此吾不能少忍乃舉三公之首而函授之
以成其名是所謂藉寇兵資盜糧也是所謂借樞于
敵而授人以柄也其爲失計不言可知衆怒難犯專
欲難成今者人言藉藉萬口一辭大決所犯傷人必
多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樂之也爲今之計誠能一
紙布告遠近明言昨來以生靈爲念勉從所請而內
外臣庶以爲未安所有已差通謝副使等姑遲未行

而前所謂小使元者不憚再遣彼以吾爲有人未必
不從。猶有難者則雖往復數四未害也。况虜叵測和
議。雖成邊備其可弛乎。均之未能弛備。何至若是之
迫哉。殊昨到京師首聞斯議。踈遠之人未知廟堂實
意。徒見人言如此。不無私憂。故切爲閣下惜此舉動
也。夫人固有好議論。辯捷給訕。上不遜以沽直者。閣
下視殊平日何如人耶。閣下被召親故滿前。不過謂閣
下行取高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耳。如殊者正
以功名事業期閣下。閣下其無以位在五人之下。立
議不專異時。或可藉口也。昔元祐諸公坐棄地之議
人廢言。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評 此書關國體亦關國勢何當時失計之甚也
文極慨慷悲痛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蝕 宋吳萊

項見舉穀梁春秋遺失有日夜蝕之辯及觀劉氏權衡亦謂春秋據見而錄不應書日夜蝕何休難之得矣鄭康成強爲文過耳予嘗考之日月之贏縮有常度則日月之薄蝕者候之亦且有常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固不能必日之不夜蝕也莊之十有八年三月且蝕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是則穀梁求所以解經足以知日之有夜蝕鄭君知所以驗日之有夜蝕以故寧分穀梁之過而不辭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世脩其業以攻其術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五三

與黃

孔子爲春秋之故亦脩殷之故曆夫曆春秋之所重也後之儒者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必先推考日蝕以驗春秋何則日之行也有中道月之行也有南北九行當其晦朔之交或蝕淺或蝕深或頻月送食或曠歲不蝕是皆後世善筭者所能及也何休難曰春秋書日蝕不言月蝕日者因其無形也故闕其疑何緣以夜食書乎予嘗推鄭君之說如日之必有夜蝕言乎前月之晦日入久矣言乎次月之朔日出而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爲節此傳所謂因王者之朝日而後

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日始出而虧傷未完是朔蝕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可謂夜蝕耳。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畸者而論之，天平運而舒日月則內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爲不及一度。若月已不及十三度有畸，以日之運用月之遲退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少半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蝕之在晝在夜，不可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出則爲晝蝕，日之既沒夜行地下則將不得爲夜蝕乎。徐邈曰：日夜蝕衆星無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五四

與黃

光。蓋衆星託日以爲光者也。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世之閭閻猶故也。于此面或蝕謂之蝕朔可矣。晝蝕未可也。又安得不曰夜蝕乎。予嘗遠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蝕，地下虧從西南角起。近據宋世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蝕在夜新曆楊忠輔言月蝕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蝕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日蝕且在夜。月猶有晝蝕，又况穀梁已有日夜蝕之傳乎。夫曆本春秋之所重者也。今而曰孔子從周，何嘗考殷曆設考之矣。今論語家語禮記中庸皆不見也。雖然論語所載詩書禮樂

皆嘗討論獨無一語及春秋將謂春秋非孔子作可乎襄之二十有八年書春無冰哀之十有二年書冬十有二月蝨不宜有蝨而有蝨可以有冰而無冰是二者仲尼或指以爲司曆之過魯曆差矣則殷曆庸有不考者乎今而又曰杜元凱嘗用劉歆三統曆著春秋長曆亦不曾因推長曆言日夜蝕雖然元凱長曆曠朔參差甲乙舛錯委曲從傳反謂經必有誤是雖未始明言日蝕之在夜吾以天運考之則必知日之有夜蝕不敢謂聖經之必無也抑長曆併考古今日曆乃知三統最踈固不肯因而用之以著長曆長

金華文徵卷之十五

書

五五

與豐

曆大槩劉洪乾象曆耳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于古殷曆斗分籠故不可通於今姜岌有是言也庸詎知春秋不用殷曆乎今而又曰自堯以來因日之出納爲晝夜若日出而已虧傷便是晝蝕不必言夜是故且則驗日初昏則驗星此說善矣然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將不復以日月薄蝕之故而後定也不然則固不能必日之不夜蝕也嗚呼天文曆數之學不易言矣聖人之古天也有可以度數求者有不可以度數求者而其理固自行乎其間又豈得以吾耳目之所及者而遽定也哉然今日日

夜蝕經本無明文惟見於穀梁子穀梁子魯學也至漢鄭君信之晉范甯又信之今之世學者主胡氏胡氏亦信之子固不敢以不信也然則吾明遠之所舉云者傳之不信而惟何休劉敞之緒論是徵故又敢始終辯之

戚雪崖評

非胸中數萬卷書不能論辯至此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五六

史記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雜說 宋吳萊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之間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于古樂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爲樂府不爲樂家所採者爲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爲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爲主聲之徐者爲本疾者爲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闕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爲文始武爲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爲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爲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爲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

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爲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爲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有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京龜茲樂倘其辭之倫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也爲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製其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五八

與黃

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著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爲哉傳有之典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爲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爲古詩以謂旣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

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轉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

述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爲主者又
明矣嘻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
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
歌之曰濫兮杼草濫兮昌枻澤予昌州饑州焉乎秦
胥胥纒予乎昭澶秦踰慘提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
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
今夕何夕兮舉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詎耻心幾頽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
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今
金華文徵卷之十五

書

五九

盧覽

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
兵競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爲樂府正聲遺
聲然性愛奇卒無所去取競則列叙古樂而復引吳
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
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
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
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各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
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
李杜爲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
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

教我毋多讓焉

評 考古之論不可不載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六十



之。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氏
文拘于聲韻。王元長局于褊迫。江文通過于摹擬。陰
子堅涉于淺易。何仲言流于瑣碎。至于徐孝穆庾子
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
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
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遵徐庾。遂至頽靡不振。張子
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
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
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于久習。終
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

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
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
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
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
者。而諸作皆廢矣。竝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
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
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
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于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
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逵。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
屬。咸以典寄相高。取法建安。至于大曆之際。錢郎遠

師海峽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
初高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于元和之間。韓初效建
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揮決于天地之間。柳對
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竊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
已。元白近于輕俗。王張過于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
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于元白。劉夢得步驟少
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
野陰祖沈謝。而流于蹇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
于怪詭。至于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
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

有所不逮。况廁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
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
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
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于義
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
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
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
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
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
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

同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
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
或煨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于蘇門四
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
能因崔德符而歸宿于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
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
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
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
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
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六四

卷五

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
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
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于此與者乃
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于不朽
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
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
皆出于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
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
又豈規規然必于相師者哉烏乎此未易爲初學道
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

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
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
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平粹之意可勝嘆哉濂
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
擇焉不宣

評 上下千古深于風雅之言今人盡黜宋人近
又有推轂宋人者俱非定論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六五

卷之十五

辱書承論春秋大義其辭汪汪博肆累數千百言而
議論之嚴辨析之精援據之密皆非常人造次可及
者觀執事之志自三傳以來皆欲剪拂之整齊之以
合乎夫子之經而其末乃責之於某某豈其人哉累
日思之不知所對某於春秋不可謂得其門戶而窺
其堂寢抑不可謂無其志者也執事所言不可以一
二奉復請姑誦其所言以質於執事夫所謂君子者
能持公論而已所謂公論者能使天下之人皆知其
孰爲是孰爲非而無所疑者是也曷爲而能使之知
之而無疑考之於事而實載之於言而明白簡直焉
耳孰爲實孰爲明白而簡直今有殺人者毆人者奪
人之財者號於衆者曰某殺某某笞某某奪某之財
則聞之者不辯解而知其非矣其實殺而不曰某殺
之其實笞之而不曰某笞之其實奪之而不曰某奪
之而宛轉回遠遷就其辭使人自推而知之使老生
宿儒相與解之數百言而不能盡其義豈足以曉於
人哉欲曉於人而深其辭使人不能曉豈能言者之
爲哉故某嘗以謂春秋之作也直書時事而不深其
辭者也必如傳者之言或書族或去族或書字或不

書或稱名或特著一字以示褒或特著一字以示貶
或予或奪或抑或揚則是聖人有意爲奇辭新意自
神其書使人不可盡識也噫孰謂聖人之心如天地
之簡易易知而若是之迂僻而難測哉且名也字也
族也皆當時之人稱於人者也孰得而增之孰得而
去之且增之人何由而知其褒去之人何由而知其
貶聖人之言決不如是之艱深而難曉也問者曰若
是則春秋之作不待聖人而人人皆可爲矣曰非聖
人不能作也何者好惡生於私心而是非定于君子
周之衰王政不綱諸侯擅制霸主威行於天下而權

臣交政於中國天下之人暢於勢利徂於見聞隆卑
生於俗尚而是非殺於時論當時史官又皆妄庸之
人往往曲爲隱諱遷就而書法失實故聖人因而正
之其正之也皆因舊文而脩之非聖人之所創爲也
故某嘗以謂春秋之辭當有二種有因其舊而不變
者有聖人筆削之者凡國之常事聖人必因其舊而
不變凡國之大事與事雖小而足以垂戒者而舊史
失其實聖人因取而正之以明天理以正人心以達
王道使人較然知是非之正以爲鑒戒焉但聖人筆
削之迹不可復見不可妄爲之說耳故曰聖人之作

春秋直書其事而不深其辭者也。曰直書時事則得失何所見。曰得失焉得而不見。鄭伯克段于鄆。是弟相賊也。兄弟相賊可乎。武氏子來求賻。賻可求乎。求非也。不賻焉而使之求。亦非也。取郟大陽于宋賂也。鄰國相賂可乎。天王求金。不貢王賦而使天子有求焉。不臣也。不能令其諸侯顧反求焉。不君也。某入某。某伐某。某會某。天子在而擅相伐可乎。古之會盟也以義。今之會盟也義乎不義乎。某弑其君。某君可弑乎。某殺其大夫。某無天子之命而擅殺無罪之大夫可乎。若是則又何待加一辭。去一辭。而後得失可見。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六八

欽定四庫全書

自有春秋以來爲訓註者何止數十百家。大抵好自立論穿鑿附合。而自謂深得聖人筆削之旨。其間豈無一二得之者。吾恐其於聖人之大旨終不合也。某嘗妄謂自有春秋以來。唯盧陵歐陽子考亭朱子二君子之論深得春秋之旨。歐陽子謂學春秋者當信經不當信傳。謂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朱子謂仲尼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勸戒。謂推求一字以爲褒貶專在於是非。仲尼之意。謂以傳者之意而觀春秋。則權謀智畧諷詐之書耳。聖人晚年流涕痛哭而爲此書。豈若是之纖

巧哉嗚呼二子之論若此。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惜乎歐陽子無所著述。朱子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於論孟。或親爲註釋。或合其經傳。或考其異同。或命門人釋之。而獨未及乎春秋。然朱子之修綱目也。因通鑑舊史而變其書法。亦春秋之意也。戰國之君通鑑曰王綱目。則曰君。周之亡通鑑卽以秦爲正統。綱目則於旣滅六國之後。始以秦爲正統。漢之分通鑑以魏爲正統。綱目則以蜀漢爲正統。漢中斜谷之師。通鑑曰入寇。綱目曰伐魏。劍閣之敗。通鑑曰伐蜀。綱目曰入寇。曹髦之歿。通鑑歸罪于成濟。綱目則曰魏司馬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六九

答朱四

師弑其主髦。二書書法不同。而其是非予奪之間。相去遠矣。某以謂仲尼之作春秋。亦不過如此而已。非如傳者之云云也。朱子雖不註春秋。而脩綱目。其於厚典庸禮命德討罪之法。是亦春秋而已。又何必親爲註釋。而後聖人之旨可見。某過不自料。嘗欲倣綱目大書春秋之經。而約左氏之文。註其下。先儒議論有可取者。亦附焉。使學者以經統傳。以傳附經。而考見得失。不假立說辯議。而聖人筆削之微意。隱然可見。又嘗欲效柳宗元非國語。作非三傳。取其穿鑿牽合之說。辭而闢之。三傳之非見。則聖人之經明矣。聖

人之經猶水也。三傳之非障水也。聖人之經猶日月也。三傳之非蔽日月者也。壅塞去則水得其道矣。翳霾去則日月之明復矣。嗚呼。以三傳以來諸儒之所不能明。歐陽子之所不敢言。朱子之所不暇爲。而某乃欲以蕪陋之學。去千載之弊。其不量力甚矣。是以恐懼眩惑。未能措手。誠若執事之所慮也。雖然。區區之志猶未已也。苟違之數年。賴師友之功。有分寸之益。必當勉成二書。以畢其志。執事少頃焉。無遽爲余慮也。

評 考鏡得失麟經宗匠

金華文徵人卷之十五

書

七十

卷之十五

春秋書春王正月自仲尼擲筆傳疑至今左氏謂周正月得矣至胡文定乃謂魯史舊文冬十一月而仲尼易曰春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月但改正朔而時與數皆不改仲尼作春秋爲萬世法以爲改元之年必春正月則有始有終四時成歲乃今冬十一月乖錯甚矣故冠以春正月以見夏時所當行也而晦菴不然其說證之孟子以爲必改月也而李廬陵引前漢律歷志與武成秦誓相符謂武王滅商之初已改月矣史且書爲春矣而吳可堂汪新安皆深明之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七一

與友

有以也若晦菴則曰魯史舊文冬正月仲尼易曰春正月以自寓其意而伊川之說亦然且又曰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則魯史舊文春正月也而仲尼特從其舊也夫改月不改時一說也時月皆不改又一說也時月皆改又一說也今質的而稽考之謂魯史舊文果冬正月也仲尼易之春正月名則春也實則冬也且不足爲萬世信史果冬十一月也仲尼易之春正月時則夏也事則周也賤而自專尤仲尼不爲也果春正月而仲尼因之也則天時人事乖錯已甚不足爲訓矣吁惟不足爲訓也

所以有行夏之時之說也。抑行夏時者平時之論。垂法萬世。書春王正月者。賤不敢專也。而何以牽合附會爲也。然則建子亦可以爲春乎。曰可。曰何以知其可也。曰春夏秋冬之名。自夏正觀之。其迹顯。自周正觀之。其氣微。夫迹之顯顯。其氣之微者也。建寅諸月。可稱是名矣。建子諸月。庸獨不可乎。載考經之所書。如春正月無冰。桓十四年。秋無麥苗。莊七年。冬十月

隕霜殺菽。

定元年

類皆周正。

而後漢陳罷傳則曰冬

至。陽氣已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一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五

書

七二

與文三

以爲春。則春正月之爲魯史舊文也。又何疑哉。曰然則周禮冬夏至日詩七月流火。書金縢秋火熟。禮記月令又皆夏時也。獨何歟。曰三正通于民俗也。舊矣。諸經夏正。春秋周正也。何必同。魯秉周禮。其奉周正朔也必嚴。如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是曲沃夏正。魯周正也。左傳以傳經爾。其所紀載視經可也。如夏取麥于溫。秋取成周之木。隱三年。是經周正。傳夏正也。何必同也。或以絳縣老

人之語證之。魯襄公三十年二月去老人之生爲晉文公十一年正月。以積分置閏計之。四百四十五甲

子當之七十三年知襄公二月周正建子月也。文公正月夏正建寅月也。一事而並用二正何也。國家紀時令以周正。民俗相傳以夏正。然則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仍民間之舊也。是未可知也。承論所論六條似未了了。因翻簡冊錄此。其商之未知以然否。幸鑒幸鑒。

評 先哲學術之精究心玄微若此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七三

鹿安三

北虜爲患自古有之但須觀其所爲若志在金帛子
女專以搶擄爲事則滿其囊篋必有退去終不能爲
大患不過邊民受害但推選守邊之將嚴備以待之
便可無事惟恐有豪傑生于其間若元昊阿骨打之
流志不在小不爲鼠竊狗偷到處攻城畧地收拾人
心則可憂者方大耳非有韓范之師宗澤岳飛之將
不能禦也今之爲將者往往皆膏梁統袴之子素不
知兵聞其來則望敵先懼奉請益兵 朝廷不務擇
將而輕易出兵倘京軍到彼敵已先去及旋師而歸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七四 與董東湖

敵又再來兵疲財匱則不戰而自困矣非策之善者
也愚意如此不知諸公議論如何吾友試與孔脩諸
公論可也今文徵入

評 深于兵畧此論今之中外不可一日不看

北虜爲患自古有之但須觀其所爲若志在金帛子
女專以搶擄爲事則滿其囊篋必有退去終不能爲
大患不過邊民受害但推選守邊之將嚴備以待之
便可無事惟恐有豪傑生于其間若元昊阿骨打之
流志不在小不爲鼠竊狗偷到處攻城畧地收拾人
心則可憂者方大耳非有韓范之師宗澤岳飛之將
不能禦也今之爲將者往往皆膏梁統袴之子素不
知兵聞其來則望敵先懼奉請益兵 朝廷不務擇
將而輕易出兵倘京軍到彼敵已先去及旋師而歸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 書 七四 與董東湖

去冬朝廷北狩日切憂惶欲歸無可去之義欲言無可乘之時春首歸郊欲具疏以敬天立說以郊社爲敬天之文以擴天理秩天與恤天民重天賞慎天討爲敬天之實方脫稿謄寫聞輕騎潛出矣在家甫十日鬱不樂食不甘味羣情洶洶朝不謀夕旣遭大威毅然勇歸人方忻躍哭臨未終卒有

親視山陵之首衆益憂驚因具疏急進于時心上已無身家矣不約而同舉有舒狀元芬石給事天柱三疏借入甚怒赫然幸居喪清寧宮用事小人皆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五書七五與諸

不在側司禮三五老臣救解甚力天恩浩蕩徑免斧鉞爲之罷宣府之役絕豹房之遊盡居喪之禮者幾一月矣此誠天理人欲世道消長一大機會也但免喪之後畢竟何如耳外疏稿看畢卽深藏之親仁可另騰一通奉呈楓山老先生覽畢卽款回此外切不可令人抄寫彰君之過以取名是重予罪也予豈得已哉汝輩宜體之念之此字亦決不可使看也

評忠盡之念於家書益見

友直前來汝將有遠行予不能朝夕見汝欲囑汝懼言之繁而不能悉也則書于紙汝其詳之嗚呼汝祖汝父之教汝也勤矣苦矣生孩而舉之見汝形之完也而有期望之心哺食保抱歷五七年見汝姿之秀而性之慧也而有造就之志由是專意積精割恩忍愛惟督責書課是務不以隆寒盛暑幽陰暮夜有少休廢其間矯情屈性尋師結友金帛米粟費耗無算者凡爲汝也昔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自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嗚呼汝祖父平生精力亦盡在汝躬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七六

明黃傳

矣予以不才荷我叔父付託之重與汝周旋間關亦有日矣雖徒誤汝青春無善相及然所以捍外誘以全真純者亦旣纖悉備至彼此益心知也初意扶持引翼以底成立告厥成功于我叔父而後已不圖中更多故紛擾曲折不能果遂幾敗乃事幸而天假良緣汝岳父童先生垂慈引救携汝京師去夫京師天下賢才之都會也汝岳父又賢且才者也其親愛汝欲汝有成而無敗又不異于汝祖汝父也賢且才親愛者教而育之于賢才都會之地其所以敦董勸誘防閑感激觀法薰染者必百倍于他所汝學之成就

無疑子謹已拜天私賀矣而猶有云云之囑者無他
誠以恩義有相奪宦途無餘閑懼汝立志之弗強而
所以仰賴于人者或疎也嗚呼汝行矣汝勉矣毋登
高毋臨危坐卧起居行步遲遲或舟浮或車馳水火
勿良勿飽寧饑兩舟交行勿伸首以窺抽避弗及面
頸無皮兩車相遭勿坐臨于垂轆收掠擊拉脅折肱
馬牛驢騾逢則遠遠盜賊姦人防在密微持彼黃金
易汝敝履而勿領願稱爾家名字符合而佯弗知僕
夫悍戾擾馴羈縻寧濫于思勿傷于威居旅瑣瑣自
取災危全仰他人易致乖睽風氣不同調將異宜朔方

金華文徵

卷之十五

書

二十七

海文

苦寒夜設寢衣汝之此行處地嫌疑禮法自將戰栗
矜持養德養身以保康夷勿起人羞勿貽親悲事變
之來也無窮不可預料而逆期悉以心思觸類可推
嗚呼汝行矣汝勉矣蓋在汝矣吾無如何矣奉岳父
之明訓以吾心爲嚴師深居簡出焚膏繼晷日不絕
吟手不絕披可也狎恩恃愛因循苟且飽食酣眠日
轉八磚亦可也親賢取友進德脩業發憤忘食日新
月盛可也投閒抵隙呼朋挾類博奕飲酒鬪鷄走狗
亦可也對聖賢于黃卷臨上帝于觴宰不欺屋漏可
也偷閑竊出長街短巷馳馬試劍亦可也望白雲而

興思悼青春之不再。懸頭刺股可也。託故他適。秦樓楚館。彈絲品竹。亦可也。他日歸。綠綬懸章。黃金橫帶。錦衣寶馬。從者塞途。親族聚迎。州司奔賀。可也。外貌加長。中心如舊。布衣草屨。徒步獨行。歸自後門。亦可也。胸羅星斗。唾欵珠璣。氣吐長虹。聲摩碧落。援筆成文。騎馬揮制。可也。神昏氣亂。心驚膽怯。屢問無答。蓄縮沮喪。鼠身房闔。追呼不出。亦可也。清風在躬。志氣如神。醉經飽德。醉面盜背。景星鳳凰。觀者堵牆。可也。瘡斥困頓。枯槁憔悴。妻不下機。嫂不爲炊。亦可也。嗚呼。汝行矣。汝勉矣。言止此矣。錄以付汝。藏之巾笥。時出而省覽之。在汝。以覆醬醜。以裹瓜菜。亦惟汝。熟察而嘿識之。鏤諸心腑。在汝。以投水火。以炷燈燼。亦惟汝。予非神非鬼。不能入汝腹中。燕北越南。各天一方。夢可見而不能傳言。心可想而不能授意。可以相隨而去。如對面語者。惟此紙耳。汝其收之。

評 情詞醜篤一字一韋弦吾人各宜寫一通置

座右

